

華陰寄憤
四

再造藩邦志

共回

U 6
4077
4 R



4077
4-4

華陰寄憤卷之四



平山申吳用晦甫

輯

起丁酉歲九月萬曆二十五年
盡丁未歲三十五年凡十一年

丁酉九月
名均之敗
德標亦死

於是全羅右水使李德棋從舡上投水死之郡守安弘國中九
死慶尚右水使裴楔率其戰船而走至閑山島縱火焚廬舍糧
穀軍器徒餘民之留在島中者使避賊而去閑山既敗賊乘勝
西向南海順天次第陷沒至豆恥津下陸長驅兩湖大震寬真
堡摠兵馬棟飛報清正之兵已向兩湖倭船二百艘繼屯機張
等情絡繹飛報天子命經略掩捕沈惟敬經略譔為慰藉而欲

沈惟敬
說走倭

潛圖之以屬楊元先假更撥撤營兵以攝惟敬所在及倭兵下
陸漸移向內地惟敬益懼又聞石司馬罷而大兵又出乃以兵
赴宜寧為欲會行長之說暗欲走倭而卒調信果以五百人來迎
楊元聞之即以單騎入丹溪襲執惟敬械送天朝惟敬以厚
貨賂山東按察使蕭應宮冀上本救已應宮乃以書抵軍門經
理以為惟敬可保無他將草上奏邢軍門見之大怪乃以應宮
書奏之應宮遺軍門賀畫楊位丁應泰書極力救解其書曰

應宮白沈游擊之事不佞查

清正與義兵將啓仁乃惟正僧名也

往來書札乃朝鮮舊有私輸

閑白故閑白以賀禮責之而

索王子陪臣爾願朝鮮之人無一擔當國事輒不聽處分并

陪臣不肯往而愚其主以聳

中國又愚

中國以闔倭奴甚

至有糧餉而故自隱匿有貨物而故捐棄使戕

固千里饋

餉三軍若無措手門下審其情狀必不能不憐惟敬而怒朝

鮮也前者屢揭制臺不以開門下者正欲制臺默運之母至

于朝議犯衆口不意復有近疏也今事勢已極不佞願以

茅保惟敬已且報狀於制臺及經院矣如必不可挽不佞

當求去而今議論者代任幸門下其期於同事之制一借鼎

言以決之倭無他志惟敬別無情彼他人之言皆懸度耳

遼東巡按御史聞之參應宮削職回籍下沈惟敬錦衣衛獄

天子又命下尚書石星于獄星字拱辰蒲東泉魏郡東明人嘉

靖已未進士隆慶戊辰年間以給事中極言長夜之飲不可不
節萬機之繁不可不勤聽納之路不可不廣讒譖之言不可不
察 皇上天怒命廷杖削職因御五鳳樓潛察杖者而 中朝
閹吏戒毋納給事從人其右部郎穆文熙恐遂以杖斃乃先以
義白緹帥而身自掖敵星閣人共詈之文熙且詈且掖以出僅
得不死王嘉賓疏救不報王鳳州世貞作續五子篇其詩曰石
生昔抗章攀天動星辰芬芳一世間誰能不見親論文須論晚
辨材須論真肺腑一相披灼然世無人未央鬱造霄賴于表嶙
峴慨然念漳流淪浚連城玆至萬曆初遂大用朝野想望其風
采有文章節行壇宇峻偉一見知為大人也我 國感壬辰年

力排衆論出兵未拔之恩與李提督如松同立生祠于平壤保
祀之初惟敬本一無賴星誤中其遊說倍歎息其意雖為 國
而堅于持議遂離通國之言藉口省餉盡撤戍兵歛倚小人成
功難矣哉封使久羈亦稍 為 遣心腹偵探復歸詞迷復自
甘欺罔至欲媚上以真珠鵝絨防東廠官校漏言此真老而天
奪其魄唯敬小人何所不至令早如遼鎮督撫之言罷遣此輩
而劉綎吳惟忠等防戍不盡撤亦何至請張漬裂也大臣謀
國惟公與虛難矣哉時 天朝主石星者遲疑惟敬接倭消
息以緩星罪主惟敬者欲謬稱惟敬平壤之功以自緩其罪時
閑山敗報既至 朝野盡駭 上引見備邊司諸臣問之奉 臣

郭越
一女子

惶惑不知所對慶林君金命元兵曹判書李恒福從容啓曰
此元均之罪也惟當起李舜臣為統制使耳上從之權操亦
已用便宜使李舜臣往收餘兵賊方充斥舜臣與軍官一人自慶
尚道入金羅道晝夜潛行間闖達珍島欲收兵禦賊而賊兵已
向南原元帥以下望風引去傳令各處山城入守者自各散去
避兵惟義兵將郭再佑入昌寧火旺山城期死守賊到山下仰
見形勢斗絕而城內人靜帖不動不攻而去安陰縣監郭越入
黃石山城前金海府使白士霖亦入城中士霖武人衷心休以
為重賊兵攻城一日士霖先遁去諸軍皆潰賊入城越與其子履
祥厚祥皆死越女嫁柳文虎文虎為倭所擄郭氏已出城聞其

夫被擄謂其婢曰父死而不死為有夫在耳今夫又孰吾何生
為自經死前咸安郡守趙宗道嘗曰吾久從大夫之後不可與
奔竄之徒同死草間死則當料白死耳卒妻子入城中作詩曰

崆峒山外生猶幸地遠城中死亦榮

至是遂與郭越同被害為李舜臣既至珍島舟船器械為悉無
存適慶尚右水使裴揆率戰船八艘而來又得鹿島戰船一艘
乃各襄揆以進取之計揆曰事急矣不如捨船登陸自托於湖
南陣下助戰自效舜臣不聽揆乃棄船而去舜臣乃召金羅水使
金億秋使之召集管下諸將五百收拾兵船分付諸將粒作戰
艦以助軍勢約曰吾等共受王命我當與同死生國事至此

何惜一死唯死於忠義歿亦有榮諸將無不感畏時舜臣起板
蕩之餘兵奮藩命兩南諸郡盡為賊藪行長在陸路藪智在
水路連謀善銳以伺我隙舜臣獨以瘡殘餘卒領十三戰船
接依於碧波亭洋中見者危之而晝夜戒嚴未嘗解甲一日
夜月色如晝舜臣帶甲枕鼓而臥忽起坐呼左右取燒酒未飲
一杯悉呼諸將至前語之曰今夜月色甚明賊謀多諒無月時
回擊我月明亦應未敢發備不可不嚴遂吹角令諸船舉炮又
傳令各船勿堆待變久之有探船急報賊未舜臣鳴令無動
寂然以俟時月掛西山山影倒海半道微陰賊船無幾從陰黑
中來將近賊船於是中軍放火砲响喊諸船應之賊知有備一時

放鳥銃聲震海中舜臣督戰益急賊遂不敢犯而退走諸將莫
不歎服以為神舜臣亦回軍於右水營鳴梁洋中天明淫見賊
船五六百艘蔽海以上其將馬多時素熟善水戰方欲犯西海
其許極大人皆愛懼舜臣以為賊衆我寡難以力勝可以謀破曾
有湖南士庶乘船避亂皆倚舜臣為命舜臣乃令避亂船次第而
退排列布陣為疑兵出沒洋中舜臣自領戰艦當前直出賊見
舜臣怒船而出各自搖櫓鳴鼓吹鑼奮勇直進拖旗樓櫓滿
漫海中我軍見之失色時早潮方退港口湍急巨濟縣令安衛
順潮而下風便迅駛船行如箭直冲洄前賊四面圍抱衛冒死
實戰不得出舜臣督諸船繼之先破賊船三十一艘賊少却舜

臣擊楫誓衆乘勝而進賊死咋不敢抵敵舉軍而遁舜臣亦移陣於寶花島是時舜臣已得戰士千餘人患乏糧餉作海路通行帖令曰三道沿海公私船無帖以奸細論毋得通行於是凡避亂乘船者皆受帖舜臣以船大小差次使納米而受帖大船三石中船二石小船一石避亂之人盡載財穀入海故不以納米為難而以通行無禁為喜旬日之間得軍糧萬餘石又募民輸銅鐵鑄大砲伐木造船事皆辦遠近避兵者往依舜臣結廬造幕販賣為生島中不能容且開山諸將當其崩潰之際各自逃散舜臣日遣福祥通諭諸島將士雲集軍聲大振是時朝廷又徵平安黃海京畿兵六千人分守江灘 朝鮮爭獻

出避之計知申事申稟進言曰車駕應幸寧邊臣曾為兵使特備諳寧邊事其最可愛者乃無營也若不預辦何以繼用聞者傳笑曰幸不合營 朝廷乃徵都元帥權慄慄疾馳入朝上驚曰南方賊勢方熾何遽入 朝慄對曰有 旨夫左右乃曰賊兵已迫廷議欲截漢江以守故徵矣都體察使柳成龍請以把截江面之事專責於慄 上允之八月十三日倭兵直擣南原城中野居民人逃散楊揔兵獨率麾下在城內揔兵檄召全羅兵使李福男同守光陽嶽監李春元助防將金敬老結至敬老在全州間南原危惡倍道前進壯士林士美等皆從之自蛟龍山下直入士氣頗壯是日賊先鋒百餘到城下放烏銃頃刻

而止皆散伏田間三五、既去復來城上人以勝字炮應之
倭大陣則在遠時以遊兵迭出交戰而陣脚踈濶故砲不能輒
中守城卒往中九而死倭兵一人到城下叫城上人求與語
總兵使家丁一人挾通事往倭營以倭書來乃約戰書也十四
日倭兵環城三面而結陣以銃砲迭攻如前日先是城南門外
民家稠密賊臨至總兵使焚之而石牆土壁猶在賊來依牆壁
間自蔽放丸多中城上人十五日望見倭衆刈城外雜草及水
田中稻禾作大束無數積牆壁間城中不測時游擊將軍陳愚
襄領三千兵在全州南原軍日望來援而久不至軍心益懼是
日晚守城軍往往交頭耳語準備馬鞍有欲遁色夜間聞倭

陣中轟聲大起略相應和有運物狀而一而泉砲向城亂發飛
丸集城上如雨雹城上人縮頸不敢外窺經一二時轟聲止草束
已平濠又推積羊馬牆內外頃刻與城齊衆倭蹂躪登城於是
城中大亂而倭遂入城矣諸軍之據守南門外羊馬牆者皆慌
忙入城城上已無人但見城內處處火起走至北門唐軍悉
騎馬欲出門門堅闌不可易開馬足如束街路填塞既而門開軍
馬羊門而出倭兵在城外圍匝數三重各守要路奮長刀亂斫之
唐軍倪首受刃適月明得脫者無幾總兵與家丁殺人馳出突出
僅以身免或云知為總兵故使之逸去全羅兵使李福男南原
府使任鉉助防將金敬老光陽縣監李春元接伴使鄭期遠

等皆死之八月十六日也後李芝峯晬光有詩吊之曰

憶昔孤城血雨飛書生無力破重圍至今遺跡空秋草淚入斜陽濕客衣

南原既陷而全州以北尾解不可為矣時全州有陳愚衷忠州有吳惟忠各扼險而全州去南原百餘里勢將犄角愚衷初至州無斗糧及勦十里外山寨中多貯米豆弓矢蓋我國苦兵甚于倭不欲在州遠則山谷者恐倭至反為寇助也南原告急乞援愚衷懦不發兵聞已敗而州民爭竄棄城而去經理叅奏拿去棍一百減死充軍經理接伴使吏曹判書李德馨言于經理曰今賊又逼畿甸若一渡漢江則江以西無復著手處及今

馳往則猶可及矣經理然之自平壤兼程疾馳軍吏諫勿輕進不聽遂於九月初三日入王京招提督諸將責不戰之狀與提督以下諸將上國都南山張軍布之號令密與提督定計抄撥精勇馬兵迎擊之夜挑選各營精壯二千驍將十五人使解生牛伯英楊登山頗貴領之遣于天安而諸將莫知也初七日解生等四將遇賊于天安稷山之間賊皆著白衣天兵以為我國人初不為備及賊放砲始覺之四將一時跨馬進擊之賊被靡而走中箭被棍而死者甚多天兵當陣斬三十一級頗貴手斬三級楊登山解生各自斬二級而還振威經理設各營兵出陳於江上又遣擺蹇將二千騎為繼援蹇疾馳遇賊於振威

援山之間與四將合勢擊破斬六十四級射賊中之餘賊皆遁
還海上後張相國維有詩三首記之曰

憶昔王師破集夷前軍突騎領熊羆至今戰血川原深昔
日威聲草木知萬馬橫蹄先奪氣長鯨授首早封尸東征茅
一奇功地却欠書生為勒碑

三韓再造擅奇功十載妖氛一掃空拔虜豈容留片甲勝
笑知是出元戎陣雲壓野晴猶黑鬼火依林冷不紅匹馬
昂古陰雲罷秋風倚劍氣如虹

漁陽突騎若雷霆一鼓雷霆斷建瓴長有風雲含殺氣永合
蛇豕驚皇靈氣消海微仍無警血入川流尚帶腥東土至

今耕鑿穩百年熟業照丹青

是日經理提督請上出視江上上從之渡銅雀津登高阜

審察形勢請有心計陪臣一負同老官往水原探伺賊勢上
命體察使從事官韓浚謫往是時人心洶懼城中士庶人一空
百官皆荷搭以立殺山捷音至京城乃稍定叅將彭友德等亦
追倭青山獲級百六十軍勢益振經理乃移檄即中董漢儒此
義州又聲言調南北水陸兵七十萬朝暮至福廣浙等水兵直
擣日本倭聞風遂不敢進行長退屯順天沈安頓吾退屯泗川
清正退屯蔚山沿海數十郡復為賊有經理移書軍門言當先
攻清正斷賊左臂十一月初三日經理浚鳴江典經理共議進

勒所調宣大延綏浙福兵並集乃三分三協左則李芳春右則彭友德中則高策並以副總兵分將麾下前進征勦沈太玄朝煥伯舍贈諸將詩有四首詩曰

漢拜壇場制閩寺河魁列宿幕高懸從天羽撒千群集橫海樓船百丈牽烽起東偏驚豕突冠彈北闕半蟬聯亦知後乘室勞載不似非熊入夢年

參孤走北泮雲間屢尋黃金選將材自典川兵離棧閣更拖邊卒下墩臺縱橫羯虜都無賴出沒鯨夷祇浪猜義拜渡遼書券鐵室令戰骨寒灰

吹角寒聲逐塞長年年兵馬度遼陽玄菟雲黑深車軸鳴綠

沙黃飾劍裝驃騎自誇關羽獵天兵無計掃撓搶封鯨盡發田單策安得將軍威結光

列郡胡駒首着肥餘腥水集戰重圍魚書遣將分南北誅疏論兵有是非孫順留飛鯨月暗塞山軍破陣雲微諸君珍室標銅柱莫為除去浪損威

天子復賜經略尚方劍以重其事經略令麻將軍貴協同經理及左右自忠州烏嶺向安米趨慶尚寺攻清正恐行長自西來搜令中協向義城東援西協以扼全慶間險又以三協中拍馬兵一千五百同朝鮮兵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鼓詐攻順天等處以牽行長大抵陸路租備獨水兵屢檄不至經理令

大軍鱗次進軍自平手下勇兵數百輕裝戰中馳過烏嶺乃於
十二月初八日麻提督以下諸將所領兵合四萬四千八百人
提督至閩慶呂三路大將密議軍務都元帥權慄亦在座提督
奏語曰 天兵到蔚山元帥亦令水軍整備戰船多載砲手耀
兵於前洋以助聲勢慄一如其言十八日經理到義城謂接伴使
李德馨曰我兵雖善哨探不如 朝鮮人便易吾欲遣哨軍宋
好漢田合與鮮人等調探於龜山德馨曰我 國軍中有降倭
呂余文者伶俐有心計若厚賞銀子與宋好漢帶去到慶州刺
髮者倭衣入賊營可以細知經理從之二十日進駐于慶州軍
聲大振風迅雷擊諸將不言震慄益用命秣馬礪刃鼓勇爭首

敵經理乃召諸將議進攻之策二十一日呂余文自賊營回袖
中出一圖乃龜山太和賊窟也兵卒多少清正喜八等窟穴俱
在經理見之大喜以朱筆闡進兵三路於圖上示諸將二十二
日派遣諸軍左協李芳春等從左路中協高策從中路右協彭友
德由右路吳惟忠扼梁山董正誼赴高原盧繼忠兵二千屯西
江只防水路二十四日早經理只與古官宋業男等前去接伴使李
德馨都元帥權慄隨之夜半提督先到蔚山非賊壘六十里招
楊登山攝蹇頤貴等問曰爾等孰願為先鋒三將爭先提督命
攝蹇為先鋒楊登山次之蹇喜而登山怒至欲拳毆蹇領精勇
親兵千餘人登山領驍騎二千次茅進發未明蹇薄賊壘以

火箭射之賊兵出趕賽於軍中即午四級登山來屯近地要為
聲援賽伴退賊追之賽回軍與登山合兵擊斬四百六十餘級
生擒小將一人已而經理提督至劉營於賊壘相望之地二十
四日三協俱進兵左軍圍伴鷗亭賊窟中軍自兵營之路直冲
賊寨右軍圍太和江賊壘經理躬擐甲督戰諸軍鼓噪吞聲
砲聲動天地火箭數百枝相應俱發風迅火烈亂燒賊寨黑烟
彌空乘勝拔伴鷗亭太和江兩窟餘賊逃生走入龜山天兵方
擒首級而賊已入保龜山形勢絕險未易拔矣經理麾步兵令
馬軍分為八營鱗次屯守又令浙兵一營分截江邊以防水路
之賊經理與提督上龜山北邊高峯督戰德馨等稱謝經理笑

曰此是小捷者我勦滅西生釜山之賊可言其善二十五日督
三協進兵拿斬逃遁者二人又拿在後者一人剖左耳衆皆自
奮自城東而賊之防備甚密城又堅險先登者不出在外之軍
亦不得毀城游擊陳寅中大凡糾遠京城士卒雖蟻附仰攻而
不能者廷有一賊衣綠衣持白旗者往來號令問于降倭則曰
即清正去日辰以久戰兵疲鳴金收衆經理提督馳赴水邊據
賊船形勢招李德馨曰多備柴以為明日攻城之用此賊雖據
窟穴城中無水糧又乏井水不久當自盡二十六日又招德馨
曰降倭等欲出計毀城試使為之但此城極高險我兵多傷此
可憂也天兵今日四面圍不動刈草打糧以為休息之計爾

國兵與降倭持乾柴挨牌為火攻具填城下井泉使賊不得
取也德馨與權保及諸將盡入木柵內土牆之間各以兵直抵
城底賊丸如雨透入挨牌死傷甚多不獲已撤回時有賊船浮
泊藍江又欲進近海者 天兵多放火箭賊船一隻被砲觸碎
餘船出浦外有一賊詣軍前降賞銀掛紅令駿馬誇示於賊其
後出降者相屬清正嚴守城門不許出入二十七日天大雨時藍
江賊船近海岸浙兵放砲中傷而退賊殺人掃蕪於竹竿執旗
下城經理取見則乃清正副將湯為通善於我 國兵使成允
文者也書曰清正在西生浦未回只小將等在此若若朝鮮將
官一人同我往西生浦謹好則兩國之人不至多死矣經理還送

諭之曰清正若來降則不但滿城之人免死當奏 朝廷除官
厚賞決不負也仍使書官及 天兵一人給令箭使之出來又令古
官朴大振及降倭越後招諭於城下賊答曰欲戰則戰欲和
則和開一面容我出城且遣將官則當議和事云賊城中無水
每夜出城汲水我 國別將金應瑞令標下降倭埋伏於井傍
倭人來汲者輒拿致之一夜所獲甚多經理賞紅段一匹百金
五兩二十八日雨不止軍士凍餒無戰心二十九日雪風大作天
氣凜冽多備火具為攻城計而銳丸雨下不得前經理返營
令諸軍設草房圍住下營為久駐計提督請開一面使賊得遁
設伏於要路以邀之經理不聽 天朝遣欽差禦倭監察遼

海 朝鮮等處軍務監察御史陳效監軍以欽差提督德倭總
兵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太子太保董一元繼援陳效字忠甫號
岷麓四川成都府井砂縣人萬曆庚辰進士至是受命查勘
東征功罪率原任通判沈思賢經歷潘嘉言中軍指揮梁材斷
從事官志虞千總歐陽紹李鷲等渡江間經理團堡山分遣歐
陽紹李鷲等督戰于諸路效亦無程馳往董一元扼小山宣府
前衛人至是率中軍守備方時新遊擊時春之芽坐營守備葉
思義字元宰號效川浙江金華衛人相繼渡江倭之再入也聞
白秀吉憤于辰晉州之敗令諸酋渡海之後據我 國男女割
其鼻而沉塩以斗石量缺秀吉閱視後悉于其國北郊大佛寺

傍作大丘極肆其慘毒以立威也又多用我 國人為鄉導其
中有慕向 本國者往之有之如臨陂人朴春者以才人自募為
義兵戰于錦山為賊所擄久在賊中積功為將及時賊使為先
鋒領兵千人春顧向金羅其意蓋欲尋見舊居也特闕而直抵
臨陂舊家則已成荒墟春不勝慨然以諺書題其柱礎曰我是
此家主朴春也賊與千兵使為先鋒我欲自此投歸 本國心
生一跡求領我 國被擄人為兵故所帶千兵之中被擄者居三
分之二時於誠信人處密相約萬一得見 本國軍兵與被擄
同約者一時投降轉鬪而上一不見 本國駐兵處徘徊累日初
計不遂乃痛哭而返去其時金羅沃野居才人林世鵬女時年十

餘亦被擄在春帳下黃昏衆倭皆散春獨與殺倭居忽然以
本國語自相謂曰此是金州沃野兩倭對曰然春曰麻堂氣運
世鵬等能得生存否其女在傍聞之心竊私恠曰這是倭將何
得為 本國語又何得知我父名字耶况麻堂氣運皆是我父
一時名才人倭將何得知之心甚疑恠而不知朴春為倭將也
至夜潛問其女曰汝是何人對曰我是沃野才人世鵬之女也
春驚曰汝父母好在否女曰父在元帥陣下獨母與我隱林間一
時被擄賊斬母而活我矣春惻然恠嗟數日回軍南下令女
騎馬在春馬前至海南將乘船春袖出一封書授女曰今放汝
歸可將此書傳致汝父仍使一倭護送於伏兵處女遂得脫歸

直到沃野仍以其書授其父書中所言亦如前日題狂楚之辭仍內
附書使之傳於其父其父恐事洩累及於身一切隱諱故一隣
才人無敢發言云時天氣嚴冽士卒墮指經理意甚不樂將更
議進攻而未決戊戌正月初一日賊一人出城致清正之書曰
清正前月二十二日來此而此地無識字者招僧人之識字者
於西生浦始見 貴國書當共約三國之和云經理投諭帖令
速降清正副將金大夫持答書招舌官侍致曰明日 午貴官
與吾會于南山議和事可也經理不答盤詰生擒倭人則曰清正
山時麻頓吾黑田甲斐等諸賊俱在此城會議曰天兵來 朝鮮
者累萬糧盡則回 天兵去後我兵直抵 王京智屯仍將三道

軍糧入犯 大明則可以得志矣 清正所率精兵三四百各陣調
來者通共二萬餘人 前日太和之戰不足與為此矣 初二日賊兵
自西生浦來援 又有自釜山來泊鹽浦者 數百艘 經理令擗賽
頗貴領兵馳往箭灘 吳惟忠等固器領兵把截江岸 而自雨後
北風連吹 士卒凍慄 戰馬飢寒 仍以踏斃 軍容索然 殆不能振
初三日 曉 清正傳言欲與經理面約 而終不來 去矣 初四日 經
理提督諸軍 四面攻城 欲為火攻 而賊於城內先自明火 故砲
經理斬士卒之退却者 又綁遊擊李化龍 徇示軍中 諸軍見之
爭相死戰 後化龍日 參奏革職 至天明 賊砲愈急 中死者甚衆
右協兵符倭書言 加德安 曾竹 龜釜 山 梁山 等地 十一倭將 領六萬

兵來堅守 以待去 而鹽江賊船九十餘艘 齊入 太和 上流 陸
路之賊 又有饒 出軍後之勢 經理召接伴使李德馨 曰 城險
難拔 救兵勢大 計將安在 德馨曰 清正圍在孤城 天也 此舉一
失 後未易圖 大人以一萬兵 專防箭灘 黃陽之路 為迎擊之計
此處戰場甚好 賊雖未足以所殺 經理曰 累日攻城 兵多損傷
不得不解圍 而退 再圖後舉 德馨心不服 辭氣壯厲 經理深加
器異 曰 如李德馨者 雖在中朝 當端委廟堂 而尚居百僚之
間 異哉 朝廷聞之 即拜右議政 時年三十八也 是日 經理令
撤各營 使擗賽揚釜山 為殿 汝芽捲退 擗賽獨請決戰 經理不
從 賽橫臥馬前 不起 作歌風之 尋以疾卒于軍中 船上之賊見

天兵撤回爭下陸經理令突騎迎擊之斬九級賊乃退却經理
令諸軍燒糧器械達夜馳還慶州崔簡尚宣聞蔚山戰敗有詩曰
海不蕩妖窟焉能無賊矣陸不塵巢亮焉能蠢不動人言數
適然我謂天實怒天人感應際無乃有闕塵始若難合及郊
園遊鱗鳳遂不復可致賢良應小責反態何足恠哀周及弱
宋楊若在一人微亂慎所共莫去天高以物穆享敬恐遠為
海不揚近之河俄冰况彼颶千里寧無阻與送方寸有香火
蜀芻言倘洞

吳惟忠祖承訓及諸將之未及撤回者為賊所猝迫浙兵多有
墮水死者祖承訓乃於衣半平敢死士二十人潛入西生浦拔

吊橋上牒子而回李芳春邀截賊路斬百餘級是役也天兵死
者幾一千四百人傷者三千餘人遊擊陳定中九昇還京城陳
愚問以先鋒將分守東南隅領家丁先登于自斫賊又放火砲
及火箭破賊船經理獎其壯勇以城北地險命移其軍攻之愚
聞先入柵中家丁戒其輕進不從已而中九昇歸得不死游擊
楊萬金手執金鼓登城力戰中九而墜昇歸途卒其他資糧器械
蕩然無遺經理到慶州意甚茫然經理提督尋還京師經理
乃分遣祖承訓等圍器械傳切之兵於星州令逼焚掠之賊遣
李芳春牛伯英之兵於南原以備不虞又遣麻提督于安東中飭
各營以待秋間三路齊擊祖承訓以李如松戰捷遼陽無若將

召還甚急馳到王京經理以奴騎已退不許西歸李芳春初
留安東嚴飭軍丁不許侵擾招民遷集勸耕種令其士卒各葺
房屋勿令占奪民居廣設屯田民安堵零賊之出沒近境者設
伏遮擊前後斬獲五十餘級後以經理之檄移陣南原始至官
宇燼毀白骨山積芳春即坎廛之運材作公館居之民甚便之
吳惟忠亦以經理之檄往來嶺南以為應援性清嚴與士卒同
甘苦多露處人勸入廨舍答曰士卒暴露吾豈可獨安館宇號
令明肅所過不折一草爪蔬之微必易以饋嶺南一路皆立碑
頌之避兵之民間吳軍至則俱來集盡力供頓陳御吏效知其
材可任大將將慰薦陞都督其麾下人謂惟忠標下官曰以副

將陞提督當用五百金然摠兵清白百輩若以二百金與我事
可諧惟忠聞之招其中軍梁守忠責之曰我從此徑作官吾之
為大將固已久矣今豈可為此遂止經理部分既定與經理相
議進剿之計而催浙兵游擊將軍藍芳威前營參將王國棟芳
威号雲鵬江西饒州府江西縣人領兵四千人而來國棟号忠
卷陝西延安府綏德衛人領馬兵三千而來董即中漢儒遂到
薊州兵部主事丁應泰亦以軍門簽畫出來應泰湖廣武昌府
江夏縣人為入亮校巧於誣控游擊陳寅周澄亦狡詐雲山之
戰得罪經理心術之諸於應泰曰雲山之役遺棄資糧器械無
美天兵死者甚眾以軍中帶來雜役及買賣人等項補其闕乾

沒糧銀不分給各營軍馬絕糧累月應奉既聽陸言將參之故
諸經理經理不知應奉之欲爾已也出張閣老位所貽小帖示
之小帖中言魯山之戰盛推經理功多閣老欲為奧援得廢
罷云：應奉退而構疏參奏經理欺罔債事二十餘事麻黃李
如梅等貪指喪師釀亂等罪並逮張位護黨同上等事三月欽
差整飭遼陽寬奠等處海防兵備兼理朝鮮東中二路軍務山
東布政使司右參議無極察使會事梁祖齡代當應言出來祖
齡稱景采四川成都府人萬曆丙戌進士往來嶺南能鈴束下
卒所過晏如於是 朝廷遣陪臣崔天健等具奏魯山戰陣始
末辨明經理被誣曰

我國辨揚
經理被誣

朝鮮國王臣姓諱為大兵既集撫臣被參群情疑惑事機將
失懇乞 聖明洞察實狀坐懷 乾斷策勵鎮定以早征討事
竊照臣以覆亡禍敗之極無復有自為之勢欽蒙 皇上天
地父母由容小邦危亡之勢洞燭倭奴亮投之狀發兵增餉
皆出 睿斷終始七年再勤盛舉優恩異渥曠超千古綿
扶植以全予今 皇威赫然天下顛倒群臣震懼奔走效勞
蓋嘗一捷於稷山而京城全再蹙於青山而湖甸完三廩於
魯山而賊已禡魄矣目今大軍齊集聲勢甚壯布置已定師
期指日當銳待發臣感激洪造欣戴豐功與一國臣民竭力
拮据供給資糧仔看權職廓清之舉不意今者京報忽傳軍

中宣播撫臣楊鎬杜門省愆上本群職今將罷棄事務促壞
西遷臣始而款中而訶終乃大駭且惋且惘如橫舟巨海震
風駭浪之中篙師忽去懸然以待死亡之無時也疏中所論
臣不得詳臣不敢辨而聖鑑孔昭明見萬里是非虛實輕重
利害固已洞燭而無餘臣不敢有所煩願茅擾其流聞則多
是情外不近之說亦有稱鮮人所言而通國之未嘗知者無
乃出於侍者之譟耶伏見撫臣經理楊鎬自齊簡今銳意
東事與督臣邢玠按臣陳劾協贊謀猷殫竭思慮其一心討
賊盡瘁圖報是素所蓄積而勇往直前不避險難當機刃發
遇事風生乃其長處也且在任遼道經歷多年諳悉本國殘

破之狀痛懲棍徒科擾之弊而約已甚簡水陸自飭東下甚
嚴秋毫無犯法令峻切群下畏戢各營官兵一聞其令無
不股慄相戒握手不敢為非是則小邦之人雖三尺童子皆
所歎服而上年秋亮賊狂鋒已迫漢南小邦都民舉皆驚潰
鳥散魚駭莫保朝夕楊鎬時在平壤一聞急報便於即日策
車疾馳冒入危域慰諭餘氓申飭將士使都心坐鎮賊情畏
沮遂却賊於談笑指揮之間此蓋人所難為而小邦之得有今
日皆其力也至於魯山之役則披堅執銳深蹂戎馬之地暴露
虎穴過十三晝夜約束號令為士卒倡提督麻貴副將
李如梅亦皆督率諸將冒死上陣焚燒內外砦柵斬獲千餘

首級鎬則晨夜督戰唇焦面黑賊首清正窮蹙自囚圍困一
穴渴餒斃斃是皆曠世之奇功而不幸天雨士卒凍傷露師
多日軍容漸疲亟援外添賊備內圍將有腹背受敵之患
楊鎬密奏事機宣令左次仍將遺下糧餉盡行焚燒身自為
餒賊不敢斷此則不特 天朝將士所共見小邦邊臣皆
悚感歎待誦以為盛事只恨天不助順賊反未便孤圍未拔
巨寇速誅其謂之未能全勝則猶之可也謂之喪師則千萬不然
然其亮賊破膽遺民增氣是其一戰之功未必非再造之基
而其所勦實狀則或薄城先登或羸師誘賊或選銳按伏或
分兵控扼或邀截賊援或孤守海路某軍勇往某軍逗留某

營先導某營殿後某將傷於九某將死於刃及功勞多少人
馬死亡之數則當時領兵陪臣權攝以下諸將領各營跟隨
陪臣李德馨以下諸人各自飛報無不相符文報昭然俱在
可以一、就驗天日在上豈敢有虛萬目共覩豈敢有私臣
於其時即將經理及諸將勞蹟具奏上聞以謝 天恩而被楊
鎬力止而寢臣常以是為歎曾不料今日之論至此份、也
若其情外不近之說尤不足多辨而當事之臣易招人議功罪
之間難適衆情自古皆然何足深恠茅水陸大兵已轄京城
發運錢糧亦過累十萬鎬方晝夜親盡料理事務凡小邦
道里遠近山川險易及賊情虛實敵勢堅脆無不磨礱高度

美定於腦中提督麻貴今方駐劄於慶尚地方簡閱器械修繕營柵以待可乘之便近據邊臣之報凶賊自島山之困死傷既多挫衄太甚一見天兵甚有懼之狀已添調大勢新兵將以七月渡海進擒此凶先發制人之計也小邦存亡決於此舉而流言一播軍情煽動或言經理有罪或言提督亦還或云大兵將撤或言和事已議自相簧鼓洶洶不定銳者喪而懈強者疑而阻徘徊銷縮坐失事機九旬之功廚於一費豈不痛哉仍念此賊屯據海上于今七年其以講好之說誤我天朝者凡幾遭矣一遣通款一遣廢殺者又未知其幾遭也天朝之與小邦為其所賣者亦已多矣即今奸計無不敗露

而使軍機差誤邦命漸盡者皆其罪也此則愚婦愚夫亦知其詐曾謂鎬之身擔束事而不料以耶去二月時分清正差倭奴一名與被擄人一名假稱奉書於提督行至竹山經理即將倭奴交付於吳副將仍拿治兩邊防守將嘗又於四月間行長又遣朱元禮要時羅細作或為湯為求款之計其目陰事潛送緩兵之計歲凶稔惡探我虛實以待新兵之到此乃伊賊故態經理洞見此狀拘繫其使不發其書將欲愚以秘詐服以兵威抑揚操縱使賊莫知端倪臨機行計務出萬全小邦之人方歎服之不暇今若執此而謂之講和則豈不寬乎且又查此賊來自慶尚道之蔚山島山西至全羅道之順天倭橋連營列屯

首尾九百餘里出入峯巒建等峯柵其小柵則不記其數而
大屯之可應指者通共有二十餘區今方添兵添糧舸艦敵
海營蓋房屋大起裹切以為久住之計則此賊凶計固非但
已而衆之多寡盛衰據此可知今乃去倭衆本少而張皇馳
報要滅已發之兵據以沮垂成之機會縱臣無狀以為自為
之地而天朝大官來此者凡幾人手其皆黨護於臣以周
朝廷哉此則不難辨也茲者大局將結已到七八分地頭七年
經營之功政在今日而一場說話竟壞此事主張無人萬事
瓦解中外違心駭目相視人心驚渙氣像愁慘若使出賊詞
知此情則必抵掌而起齟齬相慶此正伊賊日夜窺伺希冀而

不可得者萬一乘此軍情之搖動或潛師猝發或大舉長
驅彼亦何難不為北言之至此氣寒膽裂小邦不祿天不
見佑種、潰裂將成復敗即臣之滅亡有不暇諫而竊恐天
下大誅自此去矣况楊鎬既奉明命經理小邦小邦存亡
成敗俱係於此苟其所為或如秦秦中所去則是不但負聖
明又將壞小邦臣當上念聖明下顧小邦尚何愛於楊鎬而乃
敢為曲為煩辨為揚鎬游說自速滅亡之禍以陷欺罔之誅哉
臣雖無狀決不至此盈篋之書發於秦功之先則中山之捷
不可期也准西之議苟非唐宗之獨斷則裴度之師幾乎中
止唯願聖明洞察事機推誠勿疑亟留楊鎬以鎮群心以

濟大事小邦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瞻天望
聖懇迫兢惶
之至謹昧死以聞為此謹具奏聞奉

聖旨該部知道着了來議三月初三日經略及御史陳效提兵李如梅
參將盧繼忠游擊安木立等回渡鴨江留途東紐略題請永平
府通判陶良性備知我 國事情以幹樞倭軍餉 天子許之
乃以是月渡江久留 王京專掌四路餽餉條理甚悉亦能戢
下時 天兵大陣住剗我 國士卒撤人家屋以為薪良性設
法嚴禁都人賴之又檄欽差統領福營游擊將軍都指揮金事許
國威渡江入京國威等元真福建肯江縣人以武進士積功至
游擊能文辭有義氣與經理最親經理被參國威等請將官上

周陞誅案
崇禎經理
於丁應奉

本申救時經理歸咎於周陞軍門標下將軍周元領浙兵三千
來往 王京與周陞相善聞周陞被囚元大怒呼聚浙兵將攻
經理以開門待之副花兵彭友德游擊許國威等探甲勒兵以待
游擊陳寅馳至其營諭解之乃釋四月賊一枝抄掠居昌等處
經理微副提兵李寧率馬軍二千邀截於陰沈以過西上之
勢寧率輕騎相持戰殺傷相當賊伏精兵於山徑而誘之寧
只領標下逃之賊伏齊起圍之數匝寧力戰不支中槍而死親
兵把總李崇率家丁六百挺身持戟董以負免經理乃令諸將各
守信地毋令賊兵侵掠五月初經理檄召欽差統領右旅兵游
擊師道立領步兵三千而來道立字國化號西園大同右衛

人也丁應泰回到遼東又上本覈諸將官控陳經理之罪 天
朝以欽差黨倭束路監軍兵備山東按察使司僉事賈畫主事
徐中素乃代應泰而來兼監軍務中素号玉淵江西南康府建
昌縣人萬曆乙未進士其中軍鄒良臣亦江西南昌衛人領馬
兵二千七百而來六月中素聞父喪而回 天子見應泰前後
上本乃勒太學士張位閣住以位密揭爲錫奪情破賊今又明
欺債事也又令刑部勘覈如律刑部乃會九卿科道覆議曰
二十六年六月日刑部尚書兼理兵部事蕭大亨謹奉該兵
部職方司賈畫主事丁應泰奏撫鎮楊鎬提督麻貴撥兵李
如梅貪指喪師釀亂欺罔等辭奉 聖旨朕覽此奏聞關係

軍國切要便者五府大小九卿及科道等官公同者議來說
欽此欽遵除輔臣張位沈一貫二臣供已奉有 明旨臣等
無敢再議外為照 國家棟外安內必文武諸臣正宜悉忠
竭智以紓 國憂乃據丁應泰所奏撫鎮楊鎬總兵李如梅
種、奸罪麻貴碌、無狀大都會賊至則蓄縮不前兵敗則
匿實不報外墮賊跡內喪士心果如此言即加顯戮猶有餘
辜但事在彼中難遽遽度其兵馬之損失錢糧之耗沒與首
切之虛冒通好之有無不可不行勘者即賈畫之原奏亦請
官會勘以為不如是不足核切罪之實而服諸臣之心也合
候 命下責令監軍陳效會同提督邢玠將奏內參論等情

遂款從公查勘明白造冊回奏或恐彼中雷同特遣公直科
臣一員前去會同監軍督撫共勘則諸臣功罪自明國家刑
賞自當若撫臣楊錫原以才短進推擢用徑往王京不避艱
險亦志圖滅賊者乃責有煩言豈智竭于勢抑欺生于懼罪
臣等據廷臣之議有謂既經參論恐難展布者今回籍聽勘
即會舉明習兵法有才略者一人以代有謂其罪未明後效
可收一面責令策勵供職鎮臣李如梅麻貴見握重兵與敵
對壘令其並令戴罪管事以聽勘明處分如能奮勇滅賊
即有可罪不妨更用或因而疎玩致誤軍機者聽督臣即
時參處至于資盡丁應泰既上封事相應避嫌行令回部

以聽公論凡此皆臣等公同會議上請惟 聖明裁察焉再
照 國家自有東事以來四易經略新設開府竭公私之蓄
動天下之兵募師露卒七年于茲未有才力特異之臣為
國家收蕩平之效兵將之費日增死亡之卒難繼倭之變態
兵之情形蓋已可見于此矣昔趙克國之討西羌至金城即
圖上方略今東征諸臣同督臣邢玠等諸文武將吏將彼
中前後情勢參以資盡疏中簡師塞要之議詳訪具奏如其
見倭果可退朝鮮果可援用師幾何為日幾何假以歲月聽
其便宜行事倘不效則明正諸臣之罪以論天下萬一有別
情亦宜明白奏請以聽 上裁不然無必然之畫徒萬一之律

事成則已當其切事敗則後人代任今歲議之明歲復然歲
復一歲而邊事將不可為矣豈為任事之不効抑亦諸臣之
不早參此時 陛下雖加臣等以罪亦何以救 國家之禍
此又臣等之所為私憂過計而詎不用默也但事體重大
臣等恐識見迺下不識事變唯願 聖明俯賜裁奪奉
聖旨東征特遣經理監軍等官責任甚重轉餉調兵月無虛
日莫收全勝以安外藩乃輕率寡謀致于喪師又朦朧欺蔽
奏報不實法紀何在楊錦華職回籍著邢玠速赴王京暫理經理
軍務且將士被堅執銳臨敵對壘不避寒暑愆命死生奏報
不實各有司存麻貴李如梅故者策勵俱候勘期具奏處分

其經理負缺便著吏部公同會推有才堪知兵的三四員來
者仍舉風力科臣一員前去會同督撫監軍及原奏主事丁
應泰將兵馬錢糧持公嚴勘功罪仍的議東征之事師老財
匱如何結局俱從實奏請定奪毋得徇情符同欺罔以干憲
典其南北官兵荷戈遠征當一體撫恤何得偏護致致不均
今後再有這的即參來重治不饒該部知道

於是楊錦華職回去 上平百官泣送于弘濟院都中士民男
婦垂髫戴白皆出租郊外我 國立碑於墓卒館諱其功德
諸臣以詩為別 天朝乃以欽差經理朝鮮軍務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萬世德代楊錦華統大軍進勦以兵科左給事徐觀瀾者驗

軍額存亡且令勘會軍功以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王士琦為
禦倭西路監軍以欽差提督漢土官兵禦倭總兵官後軍都督
府都督僉使劉綎統援以欽差統領水兵禦倭總兵官前軍都督
府督都僉使陳璘督水路諸軍萬世德字伯修號震澤山西太
原偏頭所人隆慶辛未進士治兵渥中多建功績至是用廷
推代綎徐觀濶號涵崖山西澤州人萬曆乙丑進士王士琦字圭
叔號豈興浙江台州府臨海縣人萬曆癸未進士以能文章初
選庶吉士俄而出外至是監軍劉綎陳璘皆轄為陳璘字朝
壽號龍屋廣州羅定州東安縣人喜於水戰長於撫卒是月王叅
政士琦劉綎督統陳都督璘先渡鴨江王叅政標下則中軍守

備左維高凌翰左營都司吳從周領步兵三千劉綎督標下
則中軍守備盧世卿字表德號紹溪江西南衛人以簡約稱
中軍守備指揮僉事陳以望字執甫號精宇江西南昌衛人專
管火砲等器標下等四營指揮同知周敦吉字憲甫號駟橋四
川寧川衛人原係苗氏統夷兵及川妻漢土兵三千一百四十
曉敢善戰提督甚愛之一日與陳以望相失礮刃放砲率眾直
前攻之以望窘甚提督躬自救之得解千總陳大綱領步兵三
百九十陳都督標下則陸營指揮中軍沈璠領步兵二千廣東
營千總張汝文領狼土兵四百陸都督渡江坐營都司陳
九經都督子也領兩廣水兵二千由水路向露梁經略又檄備

倭副總督都督會事鄧子龍領水兵三千從水路向古今島
年七十號勇善戰又救湖北川東畢朗營兵游擊將軍都指揮
同知王之翰統領建昌都司兵游擊將軍都指揮會事司懋官
之翰統石巖四川普安衛人領四川步兵四千懋官統建卷四
川夔州衛人領步兵三千標下陳信領步兵四百而來欽差保
定中營參將都指揮會事楊紹祖辦一峯前屯衛人紹先之牙
也亦領馬兵二千其標下將范進忠亦領五百陸續渡江參將
陳恩聞以病辭歸遼鎮管糧同知陳登亦回去七月資盡主事
丁應泰又上本誣我 國等城諸事極其凶慘 朝廷遣左議
政李元翼參判許歲資奏辨証無救揭經理其奏文曰

朝鮮國臣姓諱謹奏為仰懇小邦危慘無陳亮賊情形懇乞
聖明特賜照察以雪怨痛以畢拯濟事竊照臣才既謏為
勢又艱難喪敗七年哀微不振辜恩失職罪戾山積科評延
劾前後非一而 聖恩終始含容刑章不加寵恤瞻世溫
綸以慰勉嚴諭以警勅指示生全之道如父誨子臣常感
激鴻私刻骨銘肝惟欲策勵昏庸殫竭心力上答隆恩下雪
私讎以效臣節於萬一茲者危表莫白而橫被誣枉賊勢愈
急而邊議未定寃痛切迫之狀不得不粗陳梗槩以冀天日
之照察為伏見兵部資盡主事丁應泰揭疏其中一款以等
城屯守歸罪於楊鎬而又以堅城得志疑小邦異日之患至有

不可忍言之說臣始見面疑不肖所謂終乃大駭不知所出
誠不欲掛之齒牙有所論辨第以人臣一日被此名則一日
不可自安而苟或有一毫之未白則固不敢容喘息於覆載
之間所謂事急不可緩聲煩瀆之嫌固不暇計臣請先陳小
邦情事繼言凶賊形勢查照小邦以一隅彈丸三面受敵其
隄防之備保障之具自有 國以來固未嘗不謹而至我
太祖高皇帝明降璽書諭之等城禦倭之道 教戎勸誨不
啻丁寧 詔旨森嚴在人耳目為東方金石之典至于今如一
日遊於京都及沿海地方俱設城壕 聖人垂訓創制之義
誠王者一視之仁而其綢繆陰雨之計至深且遠惟是二百

年來沾太平之餘波庶幾業之無事恬嬉既久狃安忽戒料
遇狂寇莫能遮遏城地壕柵蕩然無存以至于今凶賊屯據
海上東西八九百里營建若柵若屋以為久住之計其
意蓋以小邦物力有限 天兵難於久住故深溝高壘以逸待
勞急之則入居巢窟緩之則乘時竊發苟非屯兵控扼難道
其鋒故撫臣楊錦深思遠圖派定三路大營且欲於全慶近
賊地方據險築城以為屯劄守之地此無非經營善後之
計而小邦特以力綿財竭未即奉行為恨曾未料因此一事
罪及撫臣而又致疑於小邦也小邦雖極僻陋猶有其封八
教之遺風粗知君臣父子之大義以禮義忠順見稱於歷代

自祖先幾百年遭際休明視同內服恪守侯度世被 皇眷
褒嘉之昔屢降賞賚之恩相謹以至於臣負罪最深受恩最
厚雖流離顛沛危意存亡而惟其一心拱北之誠炳然如日
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其可誣乎蓋君臣倫紀出於
秉彜之天人所同有初非強為而區一願忠之志自謂不愧
於天下故雖失職喪國積受群言而未嘗以臣節一事見疑
於 天朝也豈意遞被污蠱至此之甚乎臣之滅亡有不可
暇惜而誠恐祖先以來血誠奉上之心終歸無處暴白自是
臣不惟獲戾於 聖明將以得罪於祖先無以自解於 臣民豈不
完痛豈不完痛仍念此賊自本年七月以後覘知事機憂懼

軍情搖動各路進搶漸逼腹東慶尚道之清道密陽陝川高
靈三嘉慶州慶山等處全羅道之樂安寶城康津海南長興
等處凶鋒遍滿日肆焚掠各營 天將督兵遮截方與廝殺
而主管無人未易策應近又各該道臣馳報秀吉將要添調
大勢新兵陸續渡海積餉鍊鋒為謀不止而該賊首清正夜
示陪臣高彦伯書亦有重動大兵征伐朝鮮及遼東恣殺人
民等語兇慘悖逆不可忍言此賊狂謀固不在小當稽柔機
正在今日苟不及期剽滅一番大創則小邦之糜爛已不足
言而天下大計自此去矣竟枉之情莫伸危亡之禍又迫誠
恐惡名未祛於身自此淪滅永抱無涯之痛茲敢仰首長號

而不知止伏願 聖上由察微臣忠悃特賜昭雪無燭虎賊
情形申飭當事諸臣亟行殲殄毋失矛楨小邦幸甚天下幸甚
瓦翼等齎奏星夜馳赴 皇京行到鳳山逢邢軍門軍門遵
皇旨自遼東出來將向 王京奏語瓦翼等曰力擔東事反
遭非情之誘陪臣之去正當機會可亟往申奏毋誤也軍門
到京前數日欲摺論東征將士令接伴使李德替代福其實李
廷龜所撰也其文曰

嗟我東征將士明聽我誥蠢茲倭奴當滅亡之期阻 今稱
亂自絕于天無故興兵殘我屬藩藏凶積悖志不在小義者
朝廷治以不治貸罪許貢焉其死今聞其歸途恩至渥也而乃

忘我大德罔懲其侮長蛇封豕再肆猖獗毒害生靈殆無
唯類我殺官兵不復顧忌 皇帝以存亡興滅王政當先罪
盈惡極理難終赦而海外之民亦吾赤子斯自 宸衷爰
命六師赫怒一怒天下顛倒群臣震懼奔走半職猛士賈勇
謀夫竭智鐵馬雲屯神砲雷響以至遼燕川浙河朔湖閩同
不舉旗請纓効技率先時步協勢水陸並鋒 天子之威一
何壯哉肆予以爾有泉飲冰 威命執鉞東來驅馳出塞風
夜籌度焦心殫慮恒懼才薄不稱付任危我將士尚桓桓如
熊如虎于東土泮乃戈矛敵乃甲冑申命琬令整束行伍一
乃心力懋建乃勲嗚呼念爾等其亦苦矣晨露萬里羈旅

異鄉深歷險阻載經寒暑領海霜雪鐵衣如冰跋涉之艱饑渴之瘁爾等何以堪之每一思之盡熱傷心驅而赴難予誠不忍而天討有罪不順惟均底天之罰曷敢有越以恤難亡也於暴戾也死敵勇也徇國忠也立名烈也故志士臨危而著節壯夫冒險而出奇功名富貴正在今日將相侯王人皆可取惟彼送死殘孽特是喘息預史天威已歷穴蟻何逃長驅馬島痛飲釜山立石鯨海鶴勳麟閣在此一舉夫子昂哉切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用命不用命唯憲章存明命在百予不敢私其尚迪果毅以既履事以生東民夫子昂哉

是月經略來任王京部公諸將陳都督璘又檄統領南直水兵

游擊將軍署都指揮俞秉深天胤欽差千總李天常天胤孫念象直隸澤州府大河衛人領水兵二千天常字維經瑯琊靈峯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武進士出身領水兵三千而來時倭賊盤據我國符至七年而沿海千餘里分為三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自去冬攻圍益增等西生浦機張在、央兵而特金山為根木西路則行長據栗林曳檣建舟堅此皆數重憑順天城與南海營相連負山襟水最據扼塞中路則石叟子據泗川北特晉江南通大海為東西聲援薩摩州兵據悍勁敵而行長水師善休濟糧往來如駛此尤為衝要武語經略朝鮮地理隔遠山水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人自為戡守可以全

勝經略然其謀乃分三路以攻三路又懲魯山之失三路之外
又添水兵為四路約日并進以麻提督貴主東路參將楊登山領
馬兵一千指揮同知薛虎臣領步兵三千副總兵吳惟忠領步
兵四千參將王國棟領馬兵二千游擊將軍陳懋領步兵三千
游擊將軍葉思忠領步兵二千游擊將軍陳寅領步兵三千游
擊將軍顏貴領馬兵三千副總兵解生領馬兵二千游擊將軍
彭信古領步兵一千威統于貴以董提督一元主中路游擊將軍塗
寬領步兵五百游擊將軍郝三聘領馬軍三千游擊將軍葉
邦榮領浙兵一千五百游擊將軍盧得切領馬兵三千游擊將
軍茅國器領步兵三千副總兵張榜領步兵四千五百威統于

盧得切
川之戰中
九死

一元以劉提督純主西路副總兵李芳春領馬兵二千游擊將
軍牛伯英領馬兵六百游擊將軍藍芳威領南兵三千參將李
寧領馬兵二千五百副總兵吳廣領狼土兵五千五百威統于
縱以陳都督璘主水路游擊將軍許國威領水兵一千參將王
元周領水兵二千把總李天常領水兵二千七百游擊將軍李金
領水兵三千游擊將軍沈德領水兵一千游擊將軍福日昇領
水兵一千五百游擊將軍梁天胤領水兵二千威統于璘南北
兵通十四萬二千七百餘丁疏二十萬傳檄各營催趙渡漢
江八月副總兵吳廣曹希彬遊擊將軍馬文呈郝三聘等馳會
軍前吳廣疏少川廣東韶州府英德縣人欽差統領雲貴廣東

南北兵通
十四萬二
千七百餘
丁

漢軍官軍曹希彬字子厚號南懷泗川成都府後衛人領川貴
官兵馬文呈字弘字號紫院宣府右衛人郝三聘字汝賢號
龍泉大同府平虜衛人管糧同知韓初命字康侯號見字山東
萊州掖縣人亦以運糧出來是月十九日四路提督及參政士
琦等各統諸營兵陸續南下九月丁應泰徐觀淵陳効等勘會
功罪並南下巡視四路催督進戰我國將官亦令同時進勦毋
得退縮是時丁主事應泰憤我國伸救揭經理移怒於我國以我
為與倭交通以申救舟海東記三浦倭戶之說為証又參經理之
失經理無幾微見已終不相較答邢克田書其書曰
朝鮮之事既已敗倭衆後王京遠所齒探則大朝所以保

全屬國恩既溥矣至于思患預防謹守封域此自屬國之事
中國不宜為之設官戍守竭海內之力以徇之此後來謀國
者之誤也今之論者既不審顛末而意忌者復輕信訛傳論
訛之口至今猶妄及門下尚謂有公論乎歟論極知任事者
心要之有信于心不愧于天耳幸無芥滯于懷也

海東記乃我國罕有之書應泰適得于定州蓋其下人以尺布
買於我民藥物件紙一二張朝廷拿致白堆咸通事尹程刑
訊問其出處其奏奏曰

資書主事丁應泰謹奏為屬藩奸賊有據賊黨朋謀已彰事
臣恭探天閣叩謝 聖恩等未蒙允歸籍而臣八月初

九日發遼十三日渡江松途侍聞楊鎬死黨及朝鮮君臣黨
結楊鎬欺抗 皇上具本保留而朝鮮數年奸欺的據行次
夾江中洲臣見互黍豐美詢之遼人在道者曰先年朝鮮與
遼民爭訟之都司屢經斷案鮮人不平萬曆二十年遂令彼
國世居倭戶往招諸集倭起兵同犯 天朝奪取遼河以東恢
復高麗舊土等語臣聞之不勝駭異行次定州臣從役以布
穀尺換鮮民舊書名海東記略臣按其書對馬島諸浦或
受圖書約歲通倭船互市或受朝鮮米豆至納油布疋米
五百石于伊勢守轉達日本因此皆缺納互市之實迹也且
國王諸首使船有定數接待諸使有定例有倭使船大小船

夫有定額給圖書有職掌迎送供宴有定議往來道路有程
里是朝鮮之典日本諸使慙慙備至矣細布之說有據而招
倭復地之說非虛語矣朝鮮應科人習三經則詩書春秋也
既知春秋大義則當謹奉 天王正朔又何從日本康正寬
正文明等年號大書之小字合書永樂宣德景泰成化紀年
于日本紀年之下則是尊奉日本加于 天朝遠甚而書又借稱
太祖世祖列祖聖上敬與 天朝稱祖尊上等彼二百年恭
順之義謂何而 皇上試以此責問朝鮮彼君臣將何說之辭令
朝鮮國王姓諱慕虐臣民沉湎酒色乃敢誘倭入犯愚弄
天朝復與楊鎬結黨欺 天子哉 皇上寬仁不忍加誅而

天鑑祖靈必奪其魄而斬其後矣然臣于先年東征諸臣有
深恨焉在昔宋應昌李如松等而今邢玠陳效麻貴等久住朝
鮮豈云未見此書未聞此語若匿書緘口卒不為陛下下一言
之豈與朝鮮君臣結交為奸網利避刃無人臣心存以無良心
之人而使之禦外侮乎主憂臣知其心不能也

皇上覽奏下廷臣議天朝群臣論議極峻至請令徐給事觀
濶更查明白奏聞總督陳奏丁應泰劄眉首髮激凌等事
上席蒙不視事國內震悚請遣使陳辨乃以兵曹參議李廷龜
福權為議政府右議政充上使以兵曹參議李廷龜陸嘉善
拜工曹參判充副使以司憲府掌令黃汝一充書狀官貴奏馳

往皇京其奏文乃李廷龜所撰也奏文曰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為奉職無狀橫被惡名席蒙待命
無地自容懇乞聖明早加刑章以謝人言仍賜諒察以
雪寃痛事臣竊照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子雖得罪於父猶
當盡其誠孝聞陳情義固不可疑懼蔽滿自阻於慈愛之天臣
待罪藩邦遭遇聖明過蒙生成涵育之澤有吁必應無顧
不遂優恩異渥視同內服慰諭警飭如父誨子臣安敢以
疎遠自外頽瀆為孺而不盡所懷於君父之前乎況疾痛之
極必呼父母人之情也今臣寃惘不當疾痛矣臣請大聲長
呼一言而死日者贊畫主事丁應泰以辱城一事搆臣以不

測之語臣驚惶痛迫已經具本哀願去訖方西埋雪濟林場
後命繼而見未官等三疏誣陷小邦極其狼藉加臣惡名
無所不至一則曰誘倭入犯一則曰惡美天朝一則曰招
倭復地一則曰交通倭賊或以為結黨揚鑄朋欺天身或以
為剛憤未援移禍天朝嗚呼其亦慘矣是果人臣所忍言所
忍聞者乎臣讀之未終心腸墜裂殉天踏地同知所指人臣有
一於此萬死猶有餘罪况無之乎臣既被此名誠不可一日容
息於覆載之間唯當早正王法以謝天下苟以一死回甘而
臣之情事苟或有一毫之未白則生為逆臣死為逆鬼窮天
極地之痛無以自雪而地下之目亦不得瞑矣夫天高地卑

君臣位矣子孝臣忠人道立矣自有生民以來任有此道理
一日而無此道理則人之類滅矣臣雖至愚極陋受天之界
猶有性情亦知天之高地之卑臣之當忠子之當孝人之所
以為人禽獸之所以為禽獸其於君臣父子之道謀之素矣
自先臣幾百年來恪守侯度荐被皇眷嘗以禮義忠順見
稱於天朝以至於臣雖致寇喪國墜失基業顛沛流離死生
危惡橫北之心如水東區區一節自謂不媿於天下有辯
於後世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其可誣乎疏中所論
言亦污口誠不欲掛之齒牙有所陳辨然君父之前固非妄
言之地是非虛實此心難欺有罪無罪皇鑑在上臣請遂

一條陳伏願 聖明表憐垂察為謹查日本一種在東瀛之
外海道杳茫窟穴險遠此實天地所以區別異類也小邦不
幸與之為鄰彼以舟楫為家冠抄為事颯風飄忽往來無常自
高麗之季以至小邦之初此果侵掠成為邊患東南沿海幾
千里之地廢為榛莽先匡康馭玉力戰殲討董能勘定而猶
未能防其竊發地絕海遠動靜聲息無從調得對馬一島最
近於我其人利我互市未敢南適遂目其納款許其往來其
後日本諸島之倭亦有窺緣求好小邦視之如禽獸待之如
蛇虺為生靈計遂許以開市以中其欲或賜以米穀以悅其
心於是有所館待倭以之例伊勢守之歸賜以細米壽滿僧

之還付送諭善即此也至正統間日其未使嘗遣陪臣申叔舟
往日本通諭而來蓋所以驗察彼中情形盛衰強弱而仍
探聽賊情報聞 天朝此固有國之所不克而亦 天朝所已
知也惟其如是故正統癸亥倭寇 上國仍掠小邦濟州為小
邦邊臣所得餘賊遁歸對馬島遣人諭島主等送還獻俘于
天朝嘉靖癸未倭以作亂於寧波府殺邊將而走其黨藤
原中林等被獲於小邦即獻俘敵及所搶漢人又於嘉靖
癸丑丙辰等年俱獲入祀之倭即以獻俘屢蒙 朝廷獎
賞此皆小邦為 天朝竭心殫力一面捍禦以遏其鋒一面
撫輯以防其變使醜類畏服不敢生心以弭邊疆之禍以效

藩屏之職者也且對馬島倭初請來寓齋浦釜山浦蘆浦等地
以為互市釣魚之所小邦遂許其來居使之探報賊倭聲息此
所以有三浦倭戶之說也然其居止及通行皆有定處不得遠
越宣緣結幕者商販潛接者事畢後故留者一皆痛禁此
則海東記已盡載錄即小邦鈴東之意亦可以見而其後
漸成繁滋至正德庚午三浦之倭作亂殺齋浦會使李友曾
小邦遂遂將剽滅自後絕不許居三浦之無倭戶今已八十
九年今乃謂小邦於萬曆二十年命世居倭戶姓招諸倭起
兵同犯言之不近乃至於此是誰欺者非欺天子至於海東記
略則是乃陪臣申叔舟得倭人所記其國風俗世係地圖遂

目其本業附以小邦館待倭奴事例作為一冊名為海東圖
記蓋小邦與日本聲迹邈然只是來則不推略為羈縻之計
而已至申叔舟往來之後稍知其國事跡目騰出一編以為
異國奇聞而今乃以覆瓿之斷簡作滯人之奇貨據撫瀛聞
捏造虛辭亦已甚矣其所謂年號大書分書之事則尤不足
多辨蓋此書只目其國所記而添註故其國僭稱年號之下
分註天朝年號以標日本僭稱之某年為天朝建元之
幾年如嘉吉元年即正統六年去者是也大書者本記也分
書者參註也加一即字其意尤明春秋曰魯史所作故大書
魯元年其下分註周平王幾年亦可因此而有疑於尊周之

載乎况其國王闡白皆書死尊奉者果若是乎且書中既稱
來朝而今乃謂彼此相朝書中既云賜米而今乃謂鮮人納
貢自做臆說以掩其實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皇聖明一
統萬邦普天率土皆故俱登而獨以小醜敢有借號自帝其
國以抗天紀是實臣子之同讐萬國之共憤况且最近聖
化涵育殊恩朕奉謹奉之哉天下所知而今欲以不經小說
敢眩天聰醒鑑孔昭豈容誣罔若曰小邦奉日本年稱則
序文之末何以揭天朝成化紀元乎此亦不待辨說而自明
矣且其序文則申叔舟等曰其書而述論古昔待夷之道是
不過一丈人措語之謬事在百年之前微渺甚矣而今欲執

此為罪案目之以輕貶中國豈不寬乎况其書中所謂欺
誑真偽變詐百端溪壑之態無窮少味其意便發憤言地
絕海隔難善情偽等語即小邦待倭之情已自可見至於稱
祖一事則小邦海外荒僻自三國以來禮義名號慕效中華
多有倖擬至我先臣康獻王危有干犯者一切釐正以至
微細節目亦未嘗不謹以為上下截然之分傳之子孫守如
金石而獨其稱號則自新羅高麗有此謬誤蓋以臣民繫藉冰
訛撰加尊號相沿而不知改此實無知妄作之罪以此受罪臣
雖萬死固無所辭若謂之僭則非其情也小邦自先臣以來
血心事上盡禮盡誠律用大明律曆用大統曆服色禮儀無不

慕尚而 天使之來有迎 詔儀陪臣之去有拜表禮進至
聖節有筵 闕之禮率皆虔心精白肅敬將事一如對越
天威是皆祖先相待之制而毫髮不敢怠忽者也以至闕下賤
三尺孩童煇辨一語便知 天朝未解隻字此皆習正朔各樣文
卷公私簡牘皆奉年號習為恒式此皆常經通載撐柱宇宙
不以內外而有間無論愚智而皆知者也豈敢以區區一豨
自陷於僭上之憲哉况茲者 天朝之視小邦如一家小邦書籍
如國彙輯說多入於 中國小邦事跡班班可見且兵興七年
之間小大衙門及各營將領往來軍兵及買賣商賈項背
相望表裡無間小邦所為纖芥難掩情義文字萬里咫尺臣

安敢以有為無自陷欺罔之誅哉若所謂夾江中洲者與小
邦畿州只隔一水冰合之後漫為平地彼此人民交通買賣
恣恣起事端故嘉靖年間移洛都司或奏聞 朝廷將冒耕
等處盡行拋荒至於立碑禁約事之顛末不過如此小邦自
有分土 天朝亦有定制疆域之事小邦固當慎守其土而一
聽處分寧有彼疆此界互相爭占之理只欲禁革住種以防
混處惹事之患而已小邦不曾與遼民爭訟而乃云爭訟
都司不曾以此事斷案而却說斷案至曰招倭同犯奪取遼
河以東恢復舊土言之固極至於是非最 所究痛者辛卯之春
賊首秀吉恭君發惡陰懷共圖遣使致書以探虛實實以

同逆要以假道言辭出悔非臣子所可聞臣非以大義斥
絕其使即具奏馳聞事跡昭然今不必再有煩辯逮至
壬辰賊遂空圍而未殘臣八路覆臣三都夷臣二幕火臣五廟
踴躍長驅悉甲以西是其射天之計固非一日而蓄謀哉
亮承時而發其視小邦特是一腐肉臣於是時既不能力抗
凶鋒死守封疆而匹馬舍黃狼狽西瀛初豈有一毫固存
之念哉只欲歸死於父母之疆耳古今天下寧有引賊入內
自覆其國而爭地於君父之邦者哉臣雖無狀亦不至於狂
惑喪心未之於理近乎否乎若然皇上緣何發十萬兵以援
北土之屬國小邦緣何竭七年力以戰自招之倭賊以此以
彼俱無所據是不過徒欲誣臣而自不覺其言之虛妄也然
臣之得此於黃畫者亦有其由臣頃於揚鎬之去抗奏保留
論議相左激而至此然臣之意則只以揚鎬久在小邦一心
討賊小邦之人方倚此而成功一朝受狂逸機將誤却恐大
事漸跌他議或同懇乞專任以早天討是臣臣保無他意
臣失職辜恩方候嚴譴尚安故結黨明欺以重臣罪且黃畫
東來亦齊帝命再疏三疏善度何事曾撫按鎮物盡一綱
束征將士之專意主戰者皆被訛斥且懼東事之幸完務壞
諸人之成績使厚情疑阻諸將解體無復有激勵奮發之志
其主意所在蓋可知也即小邦滅亡已不足言而竊恐天下

大事自此去矣臣束藩之外臣也迹不入於朝無毫髮之
援所恃者惟吾君也只恐天日之照未及於覆盆而慈母
之行或投于三至也臣既至此生不如死惟此心炳然如丹
雖被污穢亦可以無愧於中身所自憐者臣守義拒賊矢死
不愛罪此喪敗而終以引賊反君受誣謹奉天朝一遵
法制而終以不奉正朔受誣臣期滅讐賊義不共戴而終以
交通倭賊受誣臣竭誠摠忠同陳無隱而終以結黨明欺
受誣使先臣二百年事上之誠至于臣身而都喪環東土數
千里淪為禽獸之區是臣不惟獲戾於聖明而又得罪於倫
紀為萬世之罪人得罪於祖先為一家之罪人得罪於臣民

為一國之罪人縱使讎賊盡滅疆土盡復惡名在身持此安
歸伏願聖明天地父母由秦徵臣痛迫之懇將臣所奏持下
公廷另行查辦事果是實坐正臣罪以肅王法如係冤枉坐
賜照雪俾臣得以自立於天壤之間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情溢辭感言不知刻臣無任瞻天望聖痛泣哽塞之至
為此謹具奏聞

奏稿既成領議政柳成龍以為此大事也今邊首實恐有不測
之禍不如闕而不舉廷議不能決久之上教曰君臣猶父子
也安有可諱之事以此受罪予回甘心於是李恒福責奏馳赴
皇京是月遊擊王元周侍良橋福日昇姜良棟等率本營由水

陸來赴軍前元周芳敬南蘇州府太倉衛人傳良橋弓約所江
西撫州金谿縣人武進士出身福日昇直隸揚州衛人以未及
師期論白衣從事姜良棟統涇濱福建人以招撫海嶼出來
初六日王參政士琦馳至王京會經略議軍事而還途往南
原龍頭山督諸軍催運糧餉麻提督貴以副提兵解生為先
鋒攻清正於蔚山分屯步兵於新寧義興之間薛虎臣領七千
與我國兵一千留屯左水營送我回別將金應瑞於慶州約
以九月十九日先攻溫井之賊會差官薛雲賢報中路附賊鮮民
出來者甚衆提督招香官曰右道之賊有撤去之形鮮民被擄
者多出未去今攻溫井鮮民必多死奮持死帖往與吳王二
將相議必不速進十一日二更解生揚登山領兵千人趨蔚
山王國棟頗責平三千兵埋伏於路傍子夜直前持戰斬十七級
仍屯山上二十一日進軍于慶州四更提督先發標兵解揚王
頗四將馬兵陣于皇山相崖山上提督下營富平驛舊址步兵
屯于兵營舊址選精騎邀擊賊乍出乍入已而大出與騎兵交戰
千松麻雲等領二百騎由箭灘到皇山賊不意其至倉黃奔
逆溺水死者甚衆只斬一級盡燒房屋糧草哉 國將官金應
瑞亦於是日攻東萊溫井之賊斬數十級提督令諸營各葺草
房為屯守跡日出游兵往來挑戰而賊堅守不出天兵近城則
放九如雨二十六日提督令諸將慶祥伴退而誘賊出城賊指

金應法慶
張年而始
有少校

不出二十九日管撥軍揚汝德報釜山賊援數日當到三十日
晚提督先運糧餉大砲等子三十里外抄騎兵伏於兵營西谷
平明諸軍皆退屯遠騎兵千餘馳騁於白達巖下諸賊船下碇之
處而賊亦不動提督招四將及我 國將官曰我不可空坐度日
全捲兵須抄鮮軍及軍兵早趨東坪一面勦賊一面招出鮮民
時堂提督一元亦統大軍攻沈安頓吾子泗川按察副使梁祖
麟監軍提督與諸將會伽倻山下詢察賊勢是月十九日督向
三嘉夜馳百一十里黎明渡南江屯於淫音峯前野徑見大
軍而遁昆陽永川新寧之賊亦焚寨而遁二十一日提督遣麾
下捷騎往昆陽斬十二級提督智七日不戰待兩路之報二十

十日我 國將官等回請決戰提督以步兵二千馬步一千授鄭
起龍為先鋒抽出各營精銳合四千領之直抵泗川城下賊出城
拒戰有賊將一人錦袍銀鍔躍馬以前中軍方時新射中其額
斬之盧得功先登中丸而死諸將合擊斬一百三十級日未暮
提督整軍回營劉提督亦統大兵攻平符長於順天將發全州
李德馨聞進兵之期提督曰刑牲祭旗告天誓師然後漸次
進兵擇便下營休兵數日方有所為蓋統不欲進戰也德馨
又問曰若官自曳橋出來所報如何提督以行長答書示之曰聞
聞白已死行長亦去其善即行長遣若官杜趙兩旗牌者而書
中但說初七八日相會去十一日提督祭旗於教場 天朝諸將

非但橋與
臺相似也
與倭亦似

及我國右議政李德馨接伴使金時都元帥權慄也恭使苗慎
兵使李光岳李時言防禦使元慎等咸與在列恭訖不鷄血和
酒盛銀杯置桌上提督以下以次入讀祭文飲血然後揖退其
樽罍則乃悉聽天朝號令凡調遣饋餉莫敢抗違去下至把捲
哨官我因小將官無不參盟者部署諸軍吳廣領五千六
百同元慎入樂安之路王之翰司總官李亨領八千同李時
言入來禮光陽之路提督李芳春等兵萬餘同李光岳入順
天之路哨探人來言晉州賊首皆會曳橋提督密通臺提督
使進兵示進勦之形待晉州之賊遂其巢穴然後進攻曳橋
所謂曳橋者自古相待而無橋形勢絕勝為湖南之第一至是

接首據此尋石臺極高蓋我因方音橋與臺之義相似故訛
傳為橋而所謂識也卯二十日始到順天舊城差人約行長
未會裝束旗牌官王文憲為提督提督自署千捲冠服虞候白
翰男為接伴使都元帥軍官卞和達為都元帥金羅地秦使黃
慎曾往來於日本故行長等所知也不為假設親自參座往迎
行長于中路而王之翰司總官等從光陽進兵乘行長之出薄
城遮截而提督從中擒之先埋哨鴿二十餘於中路約行長進往
草舍之時故鴿則兩路齊攻詠已立行長出海表舍未及草舍徑
見軍勢甚盛持疑不進俄而軍中放哨鴿東路遂進故砲行長
驚惑走送入城提督催軍追趕三將合力斬九十餘級賊不敢

出城是夕水軍都督陳璘率舟師來屯前洋二十一日都督令舟師諸船早潮進迫近岸放火砲賊不敢近夕賊由西門出揮劍進退天兵一騎冒銃砲突進奪其一旗而未賊走入城夜提督領親兵巡營達曙邏警二十二日舟師乘潮而上鼓噪而進賊悉兵出城觀游擊李金所騎船闖於淺渚岸上之賊放丸如雨天兵從船上放火鎗子行長揮兵督進賊二十餘直涉淺港攔止其船李金鼓其軍抗戰斬十餘級賊小却遂剗船而去提督令備雲梯飛樓砲車十餘日訖工持久之際賊之奸詐滋矣二十九日搬運於城外大張鼓吹水兵亦蔽海而來各自耀武吶喊砲銃有若雷聲地劃賊錯愕喧叫不能定息時陳都督

後賈工役

璘率舟師與劉提督協攻順天之賊參政王士琦與監軍鄧子龍李金梁天胤福日昇王元周沈懋李天常及我國統制使李舜臣等從古今壘開洋以是月二十一日令諸將會攻水柵先是陳都督之在京人多畏其暴猛上餞送于青坡野有天兵歐辱守令無忌以繩繫察訪李尚規頸曳之流血滿面令譯官勸解不得柳成龍謂同在宰臣曰可惜李舜臣又將敗矣與璘同在軍中掣肘矛盾必侵奪將權縱暴軍士逆之則增怒順之則無厭軍何由不敗衆曰然相與嗟歎而已舜臣聞璘將至令軍中大佃漁得鹿豕海物甚多盛備酒醪而待之璘入海岸臣備軍儀遠迎既到大犒其軍諸將以下無不沾醉士卒侍相

告語曰果良將也璘亦心喜不久賊船北近島舜臣遣兵敗
之獲賊首四十級悉以與璘為功璘於是大喜過崖自是角
事一洽於舜臣出則與舜臣並轡不敢先行一日天兵侵擾我
軍乃令集中撤其圍舍都督恠問之舜臣曰天兵時加侵擾
故小邦新集之民將盡遠徙都督大驚使之使宜行事此後再
有侵擾許令罪之舜臣遂約束天兵與我軍無間有奪民一縷
者皆拿致梟打無敢違令者集中肅然秋毫不犯一軍賴以相
安於是行長悍舜臣咸名遣小將責烏銳長劍遺舜臣舜臣
却之曰我自前日殺賊無美所得銳劍自足為戰賊又因都督
欲遺以銀兩酒肉舜臣曰此賊於天朝亦有難赦之罪老爺

及欲受賂耶其後賊使再來都督辭之曰我於統制公既已見
愧何可再為後璘上書於上言統制使有經天緯地之才補
天浴日之功蓋心服也二十二日進攻新賊甚多時劉提督才造
攻城樓車待其訖王將攻城故都督亦飲兵等待者十餘日十
月經略又催遊擊將軍王國威領沙兵一千遊擊將軍沈懋
領水兵一千以為水陸結援十一月初一日董提督復進賊柵逼
之火起彭信古軍中各軍大亂驚潰人馬相蹂賊乘之挺劍亂
斫提督董以身免賊退至陞晉峯步軍死者三千餘人騎兵亦
多墮崖死提督欲收散卒而諸軍皆已奔潰不能軍與苦國器
馬文星師道立郝三聘等先遁馬師郝三將革職歸提督遂留

祖芳楊盧彭泰六將于三嘉冒夜馳還陝川左營軍稍集我
國運餉亦至提督欲點兵劄營而彭信古誑提督曰鄭起龍
軍又陷我矣提督信之即撤兵回星州時方時新病死以業思
義代為中軍提督嘗依用茅國器國器之叅謀史世用曾往來
日本者也國器欲自此與賊講和而退之及軍敗國器遣世用
哨探於賊中沈安頓吾語世用曰我幸大捷當先破星州次取
王京而西而可見我於遼東世用遂言于國器國器大懼與提
督急報軍門軍門怒曰勿復言和吾先斬汝世用恐怖而退
乃於十五日提督謀再舉十六日賊已撤十七日諸將入東洋倉
只有病倭數人我 國女人三口十八日提督至燒夷房室此柵

而回是月初六日林提督聞中路失利多有憂色即回軍留四
將伏于毛火村初七日我 國被擄人全以連報聞白已死家
康召還清正令將撤回提督二十三日移屯慶州回永川聞
賊撤回引還劉提督引兵乃於初五日攻城王之翰軍先登木
柵外十餘步賊從城孔出以劍斫 天兵死者四十餘人不得
進而退俄又擊斬千餘級時水兵已到前洋提督麾眾前進而
天兵多斃於賊九三軍氣沮飛樓砲車重不得速運並斃二十
步賊益放九象皆屏縮依樓車立賊大發喊放大小砲 天兵
進退維谷氣已衰竭潮水漸落水兵亦退賊潛送掛窓下縱百
餘人斫兵廣軍廣軍亂廣遁賊入車斬二十餘人盡焚飛樓

劉延所造
飛樓無用
蓋掩從失
軍機

砲車司怒官王之翰等性剛不奉王將之令先遁李芳春牛伯
英等杆之賊尋退去初三日陳都督與統制使李舜臣未潮未
攻督執曰各船各拿數船未今夜必盡滅此賊無遺也舜臣以
潮退白之都督不聽各船迭相進奪賊船不覺潮退沙船等船
二十三隻膠於淺灘賊見之至集各船圍之船上人亂用刀鎗
下斫之賊死者不知其數天兵亦多死我 國兵用片箭從
暗中射之賊始聞一面 天兵陷於浦口沉中者一百四十人至
是俱得脫 天兵船被燒者十九艘擄者四艘我 國被擄人
徒城上呼曰賊眾悉聚東邊此面空虛若乘虛擊之可勝也李德
馨權慄金時等再進請戰提督不聽及聞中路敗報決意回軍

李德馨等又止之提督佯許而軍情已動不可留矣初七日回軍先
撤步兵移軍於後奉焚各營向殘水之路是朝潮水方至舟師
乘潮欲更圍賊穴見陸軍已散遂回船王參政士琦在南原聞
提督撤回遣人止之又遣旗牌官將拿王之翰司怒官欲斬集
示提督聞之止衆軍于順天故城日往見參政欲以舟師先
攻南海之賊覆其巢穴斷其歸路提督不肯從以王司吳曹四
將兵一萬餘屯順天吳廣山城內十七日參政隨提督上屯橋
十里外高峯上閱視各壘遂雙巖寺十八日與吳宗道及降倭
等相議興行長約和提督遣金帛於行長行長馳統鈞且請見
質官退兵提督以旗手劉鼎守王大切稱為參將帶家丁三十

劉統獻
侯保

而行長以家丁小諸加二十人提督從之行長密謀曰我留首級
器械而去可入城取之二十四日悉眾發還提督入其城行長
已出外洋矣搜出首級我國被擄人散處山谷者並被斬殺行
長所送質倭六人亦被斬殺以充首級以金字大書西路大捷四字
飛報軍門人皆不直之是時圍賊相持旬餘不決李芳春語人
曰當有別議未幾行長撤去蓋用詐退之而芳春知也陳都督
亦率舟師乃於十一月初一日與劉提督相見曰我造檣衝未
完軍門添兵及鄧子龍水兵亦未到我欲待諸軍俱到舉
事都督曰師徒暴露已久賊必窺我情形不如速戰之為
愈提督不得已從之初二日提督將進攻賊穴都督領諸船乘潮

劉統獻
五共軍機

而過于陸兵不進初三日又乘晚潮大戰而陸兵又不至初七日
又進而提督已撤陸兵矣都督憤曰我寧為順天鬼不忍撤兵
不要攻城每戰殺倭數百倭亦盡矣連日進攻皆捷十九日夜
三更李舜臣於船上跪祝於天曰今日固決死願天必滅此賊
祝罷自領銳師先進露梁都督與李金先行諸營結之舜臣
先導出屯前洋二十二日賊船來犯前軍舜臣擊破之焚其船五十
餘隻斬二百餘級二十四日賊悉眾來戰於觀音浦戰酣行長乘船
從外洋脫去都督督水兵鏖殺泗川之賊一圍李舜臣船
累重都督換乘我回船把圍直入救之賊又圍都督船
賊攀都督之船幾及都督都督于九經以身捍之至被賊

李舜臣
其大捷
行長如
取

天將鄧子
龍戰死以
香木為元

刺血淋漓猶不動旗牌官世緯以鏢把刺其胸膛投海中九
經得免賊船鱗集於都督船下都督令下碇王元周福日昇
二將亦換札船揆都督船都督令軍中吶喊放火炮諸賊仰放
烏銃都督令諸軍依旗牌而伏諸賊見之一時挺劍以上天兵
以長槍俯刺之墜水死者以千數諸將出死力持戰已而都督
搖鐸收軍船中寂然無聲賊疑之稍却天兵從高散噴筒於
賊船風急火烈賊艘數百頃刻煨燼海波盡赤舜臣望見都督
被圍亦衝圍而進合力血戰鄧子龍船火起一軍避火驚擾賊
乘之殺子龍燒其船初子龍領兵渡鴨綠江有物觸舟取視
之乃沉香一段把玩良久完似人頭愛護之亦時入夢則香

李忠武因
山大捷

木與首或對或協而為一至是得其尸載歸失其元取香木雕
為首極肖其形子龍老而勇戰若能盡其才亦一時名將乃存
時佳一偏將屢為言者所攻世之不善容才乃爾沉香其殆憐
而先知願與作伴而為面目子異哉是日我國統制使李舜
臣先鋒船又燒賊船十餘隻有一賊船甚高上施朱幕金甲者
三人督戰舜臣悉眾合攻射中金甲者一人賊船舍都督來救
都督軍因是得出與舜臣諸兵合勢發虎導砲碎其船餘賊統
能焚燒殆盡時賊將行長棄城而登山蔚山河東沿海諸賊悉
遁都督與舜臣托海口逼之行長求救於泗川賊首沈安頓吾
舉火相應頓吾悉眾來救柳瑄言於統制曰賊勢援闕我為自

李忠武
殉難

脫跡不如迎擊泗賊以斷歸路乃自先大呼直進翌日四更賊
圍都督甚急舜臣率銳師冲之焚賊船二百餘艘方戰之時舜
臣手自擗鼓忽有飛丸中其腦出背後而仆左右扶入帳中陸
絕顧謂麾下曰戰方急慎勿言我死毋令驚軍言訖而死舜臣
兄子堯素有膽量秘其死以舜臣令督戰蓋意軍中不知也賊
遁入南海武從露梁津而走柳珩亦力戰中丸而仆俄而乃甦
始知統制之死痛哭督戰蓋力都督見統制船上士卒爭取首
級倭貨曰統制必死矣乃使人于舜臣謝救已遂言舜臣果死
都督從持顛倒於地者三日老爺生來救我何故亡邪拊膺大
痛一軍皆哭聲震海中行長從彌助項外洋遁歸其不得捕斬

劉統制
行長
非
決
去
難
得
首

行長以劉提督誤之云先是七月倭首平秀吉已死故沿海賊
屯悉退我軍與天兵間舜臣先達營痛哭若私親柩行所至
人民處設祭挽車而哭曰公實生我今公棄我何至道路壅
塞車不得進行路之人無不揮涕贈議政府右議政邢軍門謂
當立祠海上以奠忠魂事竟不行於是海邊之人相率為祠舜
曰愍忠以時致祭商賈舡過其下者人人祭之奈越客誅水營

有詩曰

地勢連南極雄臨日出東孤城前左水一島古今風控禦關
防重丹青海廟空表我李統制千載誦奇功

又愍忠祠詩曰

第一中興將艱危活武東山河餘怒氣字帝有雄風對鳥
春濤息扶桑曙霜空至今滄海上誰復繼戎功

又作七言律以悼其戰死之狀曰

威名久攝犬羊群蓋世奇功天下聞
塞後夜收潮外月將星
晨落海中雲波濤未淺英雄恨
竹帛空留戰伐勳今日男
兒知義節可憐忠義李將軍

二十六日陳都督振旅由陸路抵王京其去時入哭于舜臣靈
座吊其妻子十一月萬經理世德渡江聞三路之賊俱已撲迴
急差官馳驛軍前監軍御史陳效給事徐觀瀾主事丁應泰相
先後遍祀魯山釜山南原全州各營任軍處是時天朝議以為

四路師久暴露而無功皆以撤兵為當大學士趙志舉請令
督歸鎮制虜以來方事專委新經理萬世德量留兵將分布要
鎮天子令府部九卿科道集議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御史于永
清等疏爭請一意進剿會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吉七月
初九日死者倭酋業有歸意我師自水陸乘勝夾擊而中路東
路不利水路大捷捷音續至而播州苗民揚應龍復反乃命
劉綎督川兵先發麻陳董三帥率令撤回軍門奏留經理萬世
德善後又請大將一員屯王京天子乃以欽差提督南北水
陸官兵朝鮮防海禦倭提兵官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李冰
勛統率大軍以欽差協理山東按察司副使杜潛監督所統

一萬五千餘人 天子又發回金十萬兩犒賞前後戰士
承勛字錫庸 嘉善山浙江慶州人自和之留 王京甚恭無擾
害之事 潛字凡昭 號見田山東東昌高唐州人庚辰進士 持身簡
約 索提督杜按察未及到 鳴江而陳御史效徐給事觀濶丁
主事 應泰等巡視兩南 諸路軍兵已亥正月 皆會 王京徐
給事 觀濶 素與丁主事 應泰 相親 而及 應泰 構我 國也 給事
若不聞者 及至軍前 從容 驗問 據實具奏 揚鑄 得無他我
國被誣之狀 亦一一分 疏舉 國威 服其明性 溫雅 清簡 裁
國禮物 皆無所受 每聞戶讀書 衙門寂然 是月 王參政士琦
回住 王京馬游擊文呈 餅海擊道立 郝遊擊三聘等 回去

我國辨誣使臣李恒福等乃於二十四日抵北京二十七日聞
鴻臚寺坐衙乃呈奏本及報草奏 聖旨兵部會同戶部九卿
科道看識來說 退俟發落 二十八日將見朝五鼓 諸東長安門
外 寶明門進 詣五鳳門外 恒福等一行 各四重行 拱立 時至
上街路 以俟 俄而 鳴贊 傳呼 行五拜三叩頭禮 以謝 時兵部尚
書田樂 尚未及 朝刑部尚書蕭大亨 係舊無署 兵部事中樞
殿大學士趙志昂 方註門籍 六上 餅本 獨次 輔武英殿大學士
沈一貫 在閣 是日 恒福 預構 呈文 一本 乃袖以往 幸莫沈閣老
相值 笑禮畢 退俟 五鳳門 東廊下 休息 向晚 杳然 無聞 方起坐
不意 忽有人 傳呼 閣老 來矣 恒福 與一行 跪於 路側 閣老立

任問有何事恒福等具言其故乃以呈文進其文曰

朝鮮國陪臣議政府右議政李恒福工曹參判李延龜司憲
府掌令黃汝一寺謹薰沐百拜于闕府老爺諸大衙門謹呈
懇乞鈞慈曲察危惻特奏 天聽早賜昭釋特降 明旨快
雪誣枉事職等賫奉 國王陳情血奏一本已經進獻訖敢將克
痛同迫之情仰願於陛下伏惟同下試垂察焉竊念人之所
以為人者以其有倫紀也人苟得罪於此則人不能為人而
終於禽獸之歸矣以自則生不如死以國則存不如亡尚何
忍容喘息於覆載之間哉小邦不幸酷被兵禍上貽 天
朝東顧之憂于今八年矣寡君自以失職罪大恒慙不自寧

處惟願康身粉骨卧薪嘗膽圖滅此賊以效臣節於萬一
而橫被惡名至於此極是自殷師肇國以來所未嘗聞者雖
在平人殺身不足以自雪況以千乘之君有社稷土地租知君
臣禮義之分而一朝與寇蒙生蓋胥陷於無父無君之域
寡君之心當作如何而為其臣者又當何如也寡君自遭此
誣憂惶震悼無地自容席藁日服西向待命到今月又年矣
近者征東諸位老爺丁寧慰勉曲為開釋寡君上體 皇上
之明命俯察討賊之大義雖抑心強情勉起著車心神飛越
志慮焦煎有似水火兼身鋒刃迫膚殆不能忍耐於須臾也
以此上下違、無不驚駭群臣反首被念小民相吊於野

氣慕愁慘若無所歸嗚呼此誠何事小邦積敗衰微不能自強以致前後科評亦或有情外之說 聖恩寬大輒賜伸釋推誠不疑扶護到今有罪無罪 皇鑑孔昭謹控雖巧 聖明自應洞燭然人臣既被此名是為極惡大罪之人寡君之心其安敢倖恩而自赦也哉况今日之誣又非前日之比其而端羅織亦已慘矣情事顛末備陳於原奏而倘蒙下察自可一一立辨今不必再有煩贅最所寬痛者寡君受命以來憂勤惕慮夙夜不遑恒懼不克負荷以累 聖天子付畀之重勵精學問勤恤民隱莅國三十餘年未嘗妄殺一人而弋獵遊畋之娛鐘鼓聲色之玩一切不掛於心即其所性然也自被兵

以來秉心刻苦寢處湫陋減厨膳以補軍餉停例獻以紓民力常叩心洒血圖報 皇恩奔走於 天朝諸將臣之門日不遑暇疾病勞苦未嘗乍豫推軍丁保隸之微靡不致敬盡禮不敢一毫怠忽則 天朝將官軍兵所共日見今日以沉湎暴虐目之蒼天有知赤心難欺言之同極乃至是乎然此則寡君以為不止身上只自省惕不敢仰辨而唯是舉國之人寬痛欲死耳至於通倭犯上等語是果何等罪惡而倘蒙何等刑章耶言之者不可以疑似而妄加聽之者不可以疑似而姑置一被此名則人臣之義唯有死與辨耳不死則當辨未辨則當死其烏可苟為而已哉小邦本緣守義拒賊罹

此喪敗設令終不支撐自此淪沒猶為死或之鬼此名未嘗
則雖快前深誓盡復全疆終為叛君之身此寡君之所以日
夜傷心直欲捶胸自列於天陛之下而不可得者也抑有一說
今日之誣小邦是不過執一書為罪案而小邦怙事天朝之
義是實天下所共知不須煩引他事執其書而證之亦足以
明其誣序末指成化卷尾書和治年端是書不奉正朔乎其
於遣使也書來朝於其給糧也書賜米於闕白書死於國俗書
變詐善欺誰是果尊奉日本乎且其小記仍用僭稱年號者
只是仍其所記而為之編次故書之凡例有曰日本記用其
年號琉球記用中國年號云者其義已昭矣是果奉日本年

號而然乎其書已經丁亥盡呈進試取而考之立可辨也况
燒夷廟社魚肉生靈八年以來抗賊者何事而今反謂之諂
佞同把闔下亦既博觀前史古今天下寧有是乎小邦之人
雖瘡痍溝壑朝夕死亡而唯是君親倫紀猶然不昧威欲德
仗皇威剪滅仇讐以伸區區之義而今遽陷於惡逆之坑
不推小邦情事誠可表構抑天朝七年拯濟之大恩終
歸於保護叛逆之區豈不痛哉

圖老即令恒福起來接袂而立親受呈文一書者過恒福乃以
海東諸國記逐條翻閱指示論辨再三圖老連稱曉得仍反覆
數次時天氣尚早朝寒政際闕老目此久立冷淡盈眶頻以手

拭之後頭有詹事府官禮部左侍郎翰林學士等官鱗次而入
見閣老任立亦次立使人問有何事已而閣老白閣中恒
福辭退後三日恒福等又將詣禮部見堂聞是日各司坐堂欲
先詣科道衙門呈文入闕始知多官為本國事會議于東闕
吏部都給事中趙完璧右給事中程紹給事中英文燦陳雄
春揚天民戶部都給事中包見捷右給事李應策禮科右
給事申揚盧文給事申項應祥劉餘澤刑部都給事中侯廣遠
工部都給事中韓崇信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右給事中桂有根吏
部尚書李戴戶部尚書楊俊民右侍郎陳渠禮部侍郎余繼登
右侍郎朱國祚兵部右侍郎王世揚刑部尚書蕭大亨左侍郎

謝述右侍郎董格工部尚書楊一魁左侍郎趙可懷都察院都
御史溫純左副都御史郭維賢左僉都御史陳薦大理寺少卿
甘士介通政司使范峇右叅議章尚學後軍都督府徐文璧中
軍都督府王學禮前軍都督府徐文緯右軍都督府楊世偕十
三道官趙士登河雄祥等二十餘員皆會闕中其餘多不能
聞名左右朝房吏香噴噴隨其衙門一一呈文東閣學士沈鯉
朱廣等見其奏文及呈文皆點頭稱贊曰好文章明白明白指
奏文中稱祖稱宗一款曰老實老實告君無隱 朝鮮真是禮
義之邦也到兵部朝房則蕭尚書大亨楊尚書俊民等八員同
坐俄而將詣東闕出門恒福等跪於階下尚書使之起來作揖

恒福等復跪極陳寃痛之事嘗於稠中頭有喜幸之色謂恒福等曰何來遲也皇上置丁贊畫奏及海東記略於香案待而回奏辯久矣恒福對曰以方物不能越站計程而來去則尚書曰爾國方被阻挫之說上奏辯白一刻為惡何用方物乎恒福等每一開口話嘗執顧左右微笑若有使之間之之意蓋嘗見政於丁疏者方自上亦自辯故深以小國奏本為幸也翌日又以海東諸國記互禮儀典地勝覽等書論辯不已嘗亦累千石忘不覺日脫嘗久立不倦恒福等叩謝而退二十四日

兵部覆議曰

兵部等衙門尚書官蕭大亨等謹題為奉職無狀橫被惡名

席崇待命無地自容懇乞聖明早加刑章以謝人言仍賜諒察以雪寃痛事兵科抄出朝鮮國王姓諱奏前事等目奉聖旨兵部會同部府九卿科道看議了來說欽此欽遵除各衙門註籍諸臣不到外臣等遵奉聖旨于本月初五日齋赴東闕臣等看朝鮮該國是否通倭應勘與否煩各出一草直書簡明數語以便入疏具覆謹此啓知後府都督掌事徐文璧等右府都督會事彰武伯楊世偕中府掌府事靖遠伯王學禮等戶部尚書楊俊民通政司使范崧大理寺卿甘士介刑部右侍郎董裕等揭稱朝鮮為國家東藩風稱恭順其國隣傳與倭互市亦非一日乃其傾心內嚮不將道

于倭唯納款 天朝者則其忠之可尚也 皇上問其失國
為興十萬之師長征萬里之外不惜百萬之餉而為勞七年
之久是恤小之至仁帝王之義舉也今倭以三路奔蟻釜山
一倭不留使朝鮮無國而有國古稱跨海來征揚威萬里
外者莫盛今日而自樹藩屏使朝鮮為海上長城者抑莫盛于
今日而自軍興以來朝鮮邊國軍民繕兵給餉無敢告勞告匱
者誠真以仇倭而委命 天朝亦自可見安得以通倭引倭疑
而罪之哉夫 國家于朝鮮既問其窮而救之恤之復疑其貳
而外之仇之為德不終而自撤外屏亦非帝王以至誠待夷狄
之道也所據朝鮮奏輯通倭等情委有可諒似應免勘庶

國是大明而夷情亦少安也工部尚書楊一魁等揭稱朝鮮
國王姓諱自來忠順適遭倭寇凌亂滿境我 朝三戰保全
斷無誘倭迎倭之事據奏輯之詳忠肝義膽天理人情無纖
毫可疑橫被口語凡有識者皆知其寃咸欲伸理 聖明在上
不勘而自明也禮部左侍郎余繼登等者得危藉寇兵必有
所利為之也倭入朝鮮破其國鄙虜其王子毀其宗廟虐剗
人民走其君臣為禍慘矣彼何所利而招之自來也武畏其
威而不敵絕其使命此未可知若曰爭一州而破一國此事
理之必無不待辨而明者 朝廷恤小不愛士馬之力轉輸
之費今倭始退國始安彼方切慮敵何可令頓生疑畏此不

必勅亦無可勅者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等揭稱勅科徐疏
稱朝鮮通倭事委不必勅則其說已與衆論合矣似應免勅以
終天朝字小之仁以釋屬國疑畏之慮奉議大夫吏部都
給事中趙完歷等揭稱朝鮮之不必勅言者屢矣今觀其疏
詳甚明其情甚悲矧聖明勞七年之士馬費百萬之帑金
方全一屬國而即置之刑章字小之謂何恐天下後世非所
以為史冊榮也勅科身在朝鮮公明並用不勅為宜即此際
可見矣竊以為今日事不必論虛實掩之不勅為便戶部
都給事中乞見捷等揭朝鮮為冠帶屬國而春秋所治二
百年無二自倭奴發亂其封不絕如綫頃徵天靈藉聖

旨文武將吏拮据七載而鍾虜不移釜穴落掃可不謂功為夫
膚功既奏尚亦有餘論乎乃者朝鮮國王姓諱頌完憤懣不
忍為發書丁應泰所巧編席藁請刑讀其疏潯泗涕泣欲下
仰賴聖明心動下廷臣議愚以為既徵國王疏固知發書
之誕也夫情節之著事理之明俱在諱疏中即今勅科疏揭
一則曰屬藩恭順一則曰朝鮮素尚節義一則曰應泰一時偏見
而指其失則極滑剽而遂搢剝既以田盤禮義之邦不幸為兵
燹所立墟又不幸為唇舌所構捏宜其仰指天以俯盡地而剖
心自明列頸以見志也先該部覆免勅無煩再議謂宜請
勅並叙文武將士之勞苦仍溫諭該國君臣勿以譖口芥滯

蓋勵薪膽指倭寇之在門庭則今日昭雪海東之誣與曩
昔昭雪宗系之亂萬世之下昂見聖明煥麻屬落功德甚鉅
甚速而其他善後事宜督撫諸臣自有借箸之善臣不復贅
禮科給事中劉餘澤等揭稱朝鮮日本相控一衣帶水釜山
為市匪朝伊夕即道年迫于邊陲或有如鄙之于楚者然非
臣而責也且自倭奴煽惑以來蹂躪其土地虔劉其人民吳
越世仇薪膽苦狀不獨鮮王自勵亦天下所知也 天朝兵援于
今七稜恩有所自怨有所歸朝鮮雖至惡詐皆德所怨而負
所恩為操戈入室之逆行起開門盜盜之拙謀孔丁贊畫歎
心劍方閃爍如電止以鮮王保留為經理遂加以不韙之名

陷以不赦之罪意欲以箕子千秋之祀一朝斬之此朝鮮君
臣所為呼天鳴冤者兵部科給事中張輔之等看得朝鮮為
國藩籬餘二百稜其律曆大典一秉 中國若海東記略延
成化時陪臣申叔舟得之倭人所記其國世系風俗地面特
執其書加一添註以著倭奴借竊反覆之態並寓竊席之意
國王系統辨之甚明此係百年斷簡不足為今日斷案且勘
科徐觀淵極稱其節義又為 中國不侵不叛之臣今丁應泰
祇為助和撓執之故証以通倭重情謀悖甚矣哉不至携屬
國之心而撤中國之藩籬乎是驅朝鮮入于倭而整毒於我
也此事可忍又何事不可忍况勘為當兵部給事中桂有根

者得朝鮮遵奉天朝已延數世我皇上遣兵拯救又歷
七年倘有通倭情由數萬口豈不早報閣下若果通和倭
首則倭亦以屬國字之安忍加兵殘殺至此極耶此說激於
鮮王申救撫臣楊錦大拂應泰仇恨之意遂欲併棄朝鮮破
壞東事有故謂倭素與朝鮮市易則可謂通倭以貽禍
國家則非况科臣徐觀濶久在彼中極稱不肯不叛之國當
此收復之日正可撫慰振作永固藩籬豈可無端行勘以增
疑懼哉刑科右給事楊應文等看得朝鮮素稱禮義之邦
法用大明律歲用大統曆方物必獻歲至必至二百年來竭
誠盡忠其不敢惡美朝廷甚明至倭奴蹂躪七載夷其祖

墓火其宗廟國王父子君臣流離不絕者僅如縷矣豈有交
通倭奴誘其入犯而乃自試於死亡者哉至於海東日記及第
地等事國王疏中所陳甚明無容別議大都禍起留楊錦一
疏故贊畫極為誣詆以洩其忿不知朝廷累世撫綏外邦恩
義極厚七年征兵徒餉無慮億萬今仰仗皇上威武倭奴
盡遁累歲盤據釜山一朝恢復稱熙朝盛事彼朝鮮所以
感戴鴻恩常同覆載通倭誘入萬口必無若目睽眦小忿而加
以不韙之名非所以終聖朝字小之仁未堅朝鮮忠順之節也
工科給事中韓學信等看得復朝鮮國王疏奏辨白情辭
亦悲且惋也其國世篤忠貞亦世沐天朝覆燾何敢妄

生他念引寇入室以自取喪敗使果與倭通而誘其入也則七
年來蹂躪之慘倭宜不忍於鮮而素與香火反致倒戈之向鮮
雖愚不至若此甚也直以既保經理日以失權資蓋凡所以
中之裕者信口捏污而鮮王之完案成矣豈資蓋心死者
存其事之本無而言之妄加也路人盡知之但屬國疑懼理
合當剖心求明而聖度汪洋自可腹示誠先是台省各臣嘗交
疏為鮮而奉旨勘科亦云不侵不叛之邦不必行勘且致
恨于資蓋之偏見不難面叱其非也則事之情偽昭然矣
浙江道十道御史趙士登等揭稱朝鮮為國東藩棄禮
執義奉天朝命迄今惟謹頃者不幸而有倭患禍至殘八

路覆三部夷二卷火五廟國之陪危直如一髮引千斤勢至
極矣猶誓不屈首於倭而控額中朝不啻赤子之恃慈母
國家亦素諒其無他不惜七年征討之費以有今日揆之情
理朝鮮之仇倭而德天朝豈待智者而復辨哉夫誘倭內犯
必大有利於朝鮮而後乃可朝鮮之被倭豈惟不利社稷
幾不保焉誘者顧如是乎假道逼脅何即疏奏舉國顛
危尤堅決闔即天兵所至不憚搜檢負擔以供芻藘而三
軍將士盈八萬人耳目曾無一人謂朝鮮誘倭者獨一丁應泰
無端誣之是信乎職謂朝鮮萬無誘倭之情既無其情萬不
宜勘等得明旨慰諭毋令久不自安庶免塞謏賊之口而

懷柔之道得矣各等因省河朝鮮國姓諱具奏前事臣部遵
旨會議在諸臣大都謂朝鮮世篤忠貞無背德通倭之理疏
極悲憤有蹈高踏辱之情感願祝 皇上監彼二百年不貳之
心兌行一時無端之勘或 勅諭早叙功勞或 旨諭國王
安心各據所見並出條揭但此莫外安內之舉仰闕 朝
廷威福未敢擅專謹將各臣議論備錄 上 鑒候 聖明裁定
臣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將後取本詳議仍令兵部慰諭兵部咨文曰

兵部為賊臣賂倭竄國邪臣橫詆帖在懇乞 聖明大奮乾
斷顯誅聖器孤臣事兵科抄出後軍都督府等衙門掌

府事太師兼太子太傅定國公徐等會題前事奉 聖旨這
丁應泰本說用賂買倭退兵自可公論新七年狂寇豈五千
兩銀能買其退軍國大事者府部多官會議既稱朕明見萬里
國是已定人心愈服如何只以數語復奏了事昨發邢玠萬
世德二本又不併議來姑不完速將後二本詳議來說兵部
知道欽此先於吏部抄出總督邢題為科部查勘已畢會審
未竟先行官軍久候人心驚疑謹直叙行勘始末大略以明
觀並聽請蚤賜催勘以遏亂萌並行罷臣以息凶謀事奉
聖旨吏兵二部會同部府九卿科道一併著議來說欽此又
該經理萬題為東事尚未會勘科臣遞出王京謹據實奏聞

以俟 宸新事奉 聖旨這所奏內勘科徐觀淵登奎丁應泰
去任急迫朝鮮軍民泣告神言殊為駭異且各官軍鱗集
王京會勘豈可遲緩便著該部科作速者議來說欽此臣等
等據奏賂倭一節事理有無已蒙 宸斷無容別議所自督
撫二臣具題前因奉 旨存會議之後未及併議今奉 明旨
臣等欽遵於十九日會集各官於一東閣會議在後事都督府
掌府事燕太子太傅定國公徐本府會書武定侯郭前軍都
都督府掌府事永康侯徐左軍都督府掌府事武進伯朱
右軍都督府署府事彰武伯楊中軍都督府掌府事靖遠伯
王刑部右侍郎董揚稱督臣邢所論不當殺百官愿之皆丁

應泰激變生變之事前髮刻眉已非至願大書叱語更為恣
深且招亡用事敵血會盟欲何為哉果爾則三入之法必
不容赦矣徐勘科奉 命查勘只宜速行奏報不當循情稽
遲方今朝鮮八道既已蕩平釜山諸堡潛倭盡去推論而行
賞殺實輕重班師振旅以還 朝廷一則休息各道戢兵一
則省節轉輸糧餉量宜防禦以備不虞此今日之急務也何
得曉之多論以紊 宸聽哉又該吏部尚書李載等揭稱倭
以遠遁屬國盡復皆仗 皇上之威靈告廟猷得此 國家大
體也切疑惟重罪疑惟輕奉有明旨又激勸之微權也乃登
奎丁應泰復為深求似有成心勘科徐觀淵不即速完

科有掣肘以致人心疑畏惡語相加 國體傷矣及今宜令
蠶盡蚤回以安人心勅科速勘以省糜費至於朝鮮人民橫
出惡况雖有所激亦非事體仍行回王查明戒之又該太子
太傅戶部尚書楊俊民揭稱倭奴盤據釜山肆螫屬國天
朝興救援之師六七年間未易蕩平此其志不在小也乃今
鯨鯢屏跡海微廓清實賴 皇上神武獨斷一意進剿月能
奪闖首之魄而成不世之功若謂納賄五千可使之悉眾以
去恐理所無功疑惟重罪宜推輕大哉 王言是為千古新
案矣朝鮮恭順之邦恥被不韙之名即有咀辭當置勿問身
殺萬之衆鱗集待戡科部二臣不待竣事而歸撤兵無期糜

餉不貲何以結完局而慰 聖心督撫經理之疏似非得已
合無嚴勅科臣遵照 明旨早為會勘具奏倘遠離王京
往返耽延監軍御史有紀勘罪之責今速勘結亦加併勅督
撫諸臣亟圖善後良策剋日班師無致久羈朝鮮重困 中
國為今日計無先於此者又該禮部左侍郎翰林院侍讀學
士余繼登揭稱功疑惟重罪疑惟輕所以慰安將士之勞振
揚朝廷之威者 聖意已定然必特達科臣查勘者亦以功罪
明而後可以議輕重且令提功罪之衡探輕重之權者在上
不在下也據督臣撫臣二疏則科臣徐觀濶已回矣夫况詞
力况丁應泰者與科臣無干何為而遽回哉且况詞不揭

於賞畫初奏之時而揭於會勅之日科臣不回於久居玉京
之日而回於會勅之時此其中必有緣故但事在異國勢難
遂斷科臣雖回亦當不遠似宜仍令科臣隨所駐之處會同
總督經理監軍諸臣各秉公心勿執偏見速為勅明具奏至
於有功當從優叙有罪當以功贖宜聽皇上處分無滋煩
議以耽日時則人心自服 因體不繫士馬蚤得解散免致
他虞朝鮮蚤得安全無所顧慮矣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楊一
舉揭稱賞畫丁應泰之疏大抵不以血戰為功唯以損軍為
罪事在彼中難以遠度但臣下之見以為倭奴盤據釜山縱橫
七年朝鮮被其殘破幾字淪胥為倭類 皇上英斷 今

將來征一朝為平雖未必盡係將士之力較之沈推致之初議
加之以封爵與之以金幣不能使之去此能使之一倭不習其
功似多其間縱有委曲解散之情似應置之不問昔漢帝出
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恐所為不問其出入千古以為奇計平
宣貴國者耶何德泰執迷不悟而勅科不能諒之以心亦惑
矣節奉 明昔七年狂寇豈五千兩銀買其退敗大哉
皇言昭如日星誠不能出於 聖斷之外也又看得總督邢
經理萬二疏大率謂丁應泰百計沮撓敗壞東事勅科徐觀
濶偏聽其言致反將士之心其事之有無亦難憑信但所爭者
只論陣亡軍士多寡耳臣查大明會典內載凡奮勇迎敵殺

退虜賊雖斬級數少官軍陣亡數多仍循論功陞賞不許妄
引損軍律例又聞載將領官軍如果深入虜營衝鋒陷陣致
有損傷不整將領之罪只出拾優恤死事之人通者優勢措
擬更深於虜境去殺人一萬自損三千以十萬之衆交鋒對敵
安能保其無所傷縱如應泰所許之數而倭寇已平功浮於
罪情有可原正明昔所謂功疑惟重罪疑有輕彼吹毛求疵
因小言大不足聽也謹按洪武初倭寇兩浙遣湯和徐輝
祖等練兵又遣楊文舉出戰防海巡倭皆上公元佐謀臣
宥將且遲數年未得寧息復遣南雄侯趙庸招兵部員外
郎李宣諭倭如迨至二十五年以後而海上始得安靖今倭

寇作亂取海上三十六島勢如破竹朝鮮已半為倭有賴於
我兵征戰保全屬國此皆我皇上神武遠振所致於太
祖有光宜循勅科復回王京同監軍御史盡去誠心秉公會
勘據宗刻期具奏告廟宣捷量功行賞以慰三軍之懸望
以揚一人之威靈以寒四夷之心膽利莫大焉仍令總督經理
務於釜山設立總兵鎮守量智精兵一萬督率朝鮮屯演武
以圖善後使倭夷永不敢侵疆是職等所至願也又該都察
院左都御史溫純大理寺左少卿甘士介揭稱發畫丁應泰
賂倭之說聖鑑已明無容別議及據督撫邢萬疏稱科部
二臣種、疑忌乃以訛詞故突去王京不省會勘果兩將互

持異議未有已時耳竊謂天下事宜存大體無執成心今就
一倭不宿營固盡復便當宣布 朝廷威德優恤壯士勞苦其
他不必過為苛索伏讀 明旨切疑推重罪疑推輕二語諸
臣可以洞然矣丁應泰既為朝鮮痛恨山不敢復入王京而
科科徐觀瀾原奉特遣如蔚山功罪自當公同勘報萬一勢
難久待則諸路兵馬業經各衙門分投點數即令經理監軍
執彼虛心一番移該具題倘中間微有異同處分聽之 聖
斷可也若勘叙近日四路戰守功次與倭退來歷則監軍御
史宜專任之其撤兵善後措置自是督臣之責亦當會同撫按
上緊計議奏報總之在聖圖收拾勿更延不惟坐耗錢糧

且或釀成他患諸臣慎之又該吏部都給事中趙完壁兵
科給事張輔之浙江道御史趙士登通政司使范崙等揭稱
國家之殫勦倭寇也七年經營一朝淨掃 聖心嘉悅中
外俱喜應使當事諸臣同心體 國蚤為勘結慰九重宵
旰之懷荅薄海踴躍之望釋將士久羈之苦省輓輸難繼
之財豈不共成盛美有光大烈也哉乃竟以苛察致犯公議
如賚畫主事丁應泰及遣勘科臣徐觀瀾者且於將次會
審之際適有耆老呪文之榜應泰既不待畢事而歸觀瀾
亦遂為接踵而行不成結局何復欽 命良可訝也既經總
督邢及經理巡撫萬各參論前來委應議處擬稱應泰既

犯衆惡似宜先令回籍聽候處分以安衆心徐觀瀾既離王
京亦難責令稅法會勘但其所勘原係集山等處功罪及隱匿
陣亡等項情由令經查勘已畢當亦業有次第等語少者一會
審耳令無行令本官只將前項勘科文冊移文督撫及監
軍御史知會同為題卷以憑宸斷其九月以後倭寇擒斬
功次已經督撫叙題者悉令監軍御史就便覈實具奏至
善後撤兵事宜并責督撫作速從長議處施行則事又各結
浮議自息蕩平之政不外是矣各等因所據諸臣共詳督撫
二疏各試功詳具有前指大都以國體軍政為重竣事班
師為急臣蕭大亨既職掌輿議高謂主事丁應泰往年之初

疏也非盡無因其在於今堅執未勝之私意致羅織之太苛
將士既已離心屬國復為滋懼倉卒馳歸殊駭觀聽諸臣謂
其損傷國體臣等亦以為然若令仍復會勘未免掣肘就
迨或令回籍或令回京仰聽處分其勘科徐觀瀾奉有查勘
蔚山等處功罪事勅會勘已完所少者一公審耳責任重
大豈應泰所可牽引查據本官移書撫臣由去暫移數舍
恭候明旨儘遂所請使馳車西邁不然移文往來特主盟高
迷畢王事是科臣尚在凜候今未嘗不以完勘為事也
或者果爾查移以便清使文冊皆不知且蔚山等處功罪既
經親勘武回王京或就近處隨便會同監軍御史陳敘各

秉虛心從公確議馳走還朝方為不負特簡九月以後四
路功罪與夫善後其撤兵等項事宜俱應嚴行督撫監軍等官作
速勘處毋徒滋議以致虛糜此皆諸臣條議之所及臣等曷
敢有異同焉及照朝鮮受誣一事其國君既悉於伸白其國
人又悉於為其君以求白至告之神明少避忘雖情實憤激而
體或非宜等念來征七年未以存恤寡小不必過為責備唯
是陪臣遠地恐懼待今日久仍祈俯檢臣等前議並下
勅旨馳慰王心俾曉然告戒國人共仰皇上日月之明不
為人言所惑舉國安心共圖善後毋仍前疑畏妄生怨詛自
陷無知之罪庶幾於始終守小大義補完局矣臣等區區之

愚如此統俟 聖裁臣等遵奉施行因萬曆二十七年二月
十九日未部等衙門尚書等官當等會題二十二日祇奉
聖旨覽卿等今次會議各出公論詳明更無異詞 國是方
定人心方脈如何前議止以數言了事豈朕委托之意 國體
軍情皆 朝廷大事朕豈以一小事私念妄訴不念將士
久成勞苦與屬國君民泣願苦情丁應泰舉動乖謬咸
制勘科參誤大事姑著革職為民回籍聽勘徐觀淵奉有前
命遠赴王京會勘務須秉公持正以稱任事一面著督撫詳
列回路功罪善處留撤事宜星夜馳奏勿得妄懷憂疑稽留
軍事朝鮮王未部裡移咨慰諭俾知朕始終守恤德意仍令

戒訓國人益堅恭順之節欽此遵擬合執行為此合咨前去
煩為欽遵 明旨安心釋慮力圖善後事宜用先王業仰副
皇仁仍曉諭通國臣民咸使知受証一事 聖明洞然遠覽
業有處分各宜恪修職業永矢忠誠毋得妄自疑畏有辜德
頒至咨者

恒福等祇受咨文以待歸期兵部又奉 明旨馬上差人報喜
本國先來譯官亦星夜馳來 主上即招差備門外 故曰昨
夜二更回萬經理飛報已聞 聖旨予喜甚達夜不寐仍問使
臣安否時給事中劉餘澤憤丁應泰誣証著大亨邢玠之罪乃
上本初論應泰之罪曰

伏以臣辦事省垣風聞資畫主事丁應泰有疏極言東征之
後有罪無功見今當事諸臣如著大亨邢玠輩言事諸臣如
張輔之姚文蔚于永清輩咸被誣讎極其醜詆及昨見揭帖
始知信之然大都不曰行賂則結黨譬以穢物塗人之面調
語藉人之口三寸如刀一網打盡人何敢犯其狂鋒逆其讒
焰墮其陷穽哉茅伏以思之國家之事當統論大體不當苛
求小罪臣子之義當裁的公論不當矢報私讐自倭奴興
亂以來勤 皇上之宵旰七年所矣勞 皇上之將士十萬夥
矣費 皇上之財餉數百萬多矣即今以 九廟之靈 皇上之威
天奪闕首之魄清行二首不勝內潰我將士四路同心乘勢

逐北酋長多死倭衆大抵釜山南海蕩焉若洗藉此結局即
善之祈常垂之竹帛其于舞干日星之功掃穴犁庭之績無
不稱流亞訖以故捷奏之後兵部覆奏 聖旨始云覽奏朝鮮
南海餘倭悉蕩滅束征始收完局此 皇天助順俾朕得行
誅暴之義興結之仁朕連年東顧之懷方今慰釋又云文武
將士功次著上際叙來念其遠征久勞許從寬擬咸使雷被
慶典卿部袁述馬上孝人傳與他每知道欽此大哉 王言
明見萬里屨也 帝澤念及軍民當此之時微獨二百年之屬
國鼓舞維新數萬衆之征人摧折大賚即八表咸歌寧謐四
海莫不尊親而獨不快于幸災樂禍之丁應泰夫是以搖唇

鼓舌覆地翻天鼓簧 醒聒羅織人罪愈措愈工不勝不已臣未
卒業其揭而髮指眦裂恨不皮天縮地批其頰而唾其面食
其肉而寢其皮何者東切寬叙 明旨昭如日月獨應泰未
之誦乎且其素負大貪之名謬承前著之寄既不能如李膺
之服羗虜班超之護西域止知妬切嫉能眩亂黑白甚至欲
行一己之私盡奪十萬之賞果如所言毋論 給音不信於天
下 續忠不善於行間是應泰之所見是而 皇上之所見
非也為人臣子而與君父爭是非何其欺也在昔大將在外
不從中制故陳湯不以矯命蒙辜裴度不以顛制被罪蓋重
軍功存怒道也今海上將士沐風櫛雨橫草枕戈者數年以

未苦亦極矣一朝以矢石汗馬之勞博拊陽固圍之辟毋論
烏盡弓箠間者解體脫吳日疆場有緩急誰為 皇上效死
力乎景可愛者士卒以此傷心目之成憂應泰蓋卷何之措
而意在 社稷矣是 皇上作福于上而應泰作威于下為
人臣子而與君父爭威福又何其欺也 皇上所與治天下
者以輔臣為心膂以大臣為股肱以言官為耳目而應泰之
疏擅妄 皇上不下閣不下部不使言官與聞是欲先致皇
上孤立無助而後應泰得逞傾危之計泄其探毒之謀利口覆邦
說言亂國從此生矣不思前此 聖斷孰敢乘輿而應泰至
今日復請之豈以 皇上養尊處拱假手委心全不料理

此大事耶又豈以媒孽詭辭可以聳 皇上不虞之聽微不
測之威或不顧此大體耶嗟嗟除日本之倭易除中國之倭
難矧應泰之狡之狼更有千萬倭者乎臣腸雖割臣口不佞
烏能勝之第所靳者 皇上靜觀東事歲月已長不知今日
叙功何以了事必如應泰誣奏何以服人煩仰 睿思亟申
優詔不為讒慝小人所中庶可以免倭奴之笑可以固朝鮮
之存可以安將士之心可以存國家之禮臣待罪言路冒瀆
天威曷勝激切屏營之至

奉 聖旨丁應泰已有旨了劉餘澤當俟公論該部知道二月
副總兵李芳春游擊將軍秦得貴叅將楊紹祖王國棟等回兵

陳效暴卒
劉經庚子
平蠻每戰
賊驚曰劉
大刀逼後
何其怯也
已未討建
虜深入戰
致可贖東
征債事之
失

部檄軍兵回去監軍陳効到 王京與邢軍門麻提督以下及
諸衙門驗功宴暴卒傳言劉提督疑恐查驗之際已之功罪將露
其真狀鶴之云時二十二日也 天子贈光祿寺卿蔭子一人
其櫬之將歸也 上親臨祭之其辭曰

惟靈元精鍾嶽九苞瑞世舒華軼群夙颺天陸焜耀昌時繁
其羽儀提綱執憲茂著英徽屬我藩邦久罹毒孽六師東臨
特膺欽察錫盾雕戈簡 命之篤仁惠春煦威稜霜肅弛張
愜宜繩墨中式玉帳神猷金鞞秘略指揮一宓熊羆結束鯨
鯢屏迹氛祲永廓日輪暫輟驚濤已息念茲 皇靈惟公克
體奉以宣覃無遠不屆繡衣總旋旄馭將返乍接晤言尊申

諄款邦圖奄忽遽隔芳塵祭戟朝敵總帷夕陳天胡不吊我
懷之恫心焉如割涕愧無從二年荒微千里霧露辛勤劬勞
小邦之故舍息宗多荷德偏擘香香開河遙遙素輶敢薦洞
酌冀格菲誠尚饗

監軍之兩子來迎于鴨江而歸徐給事觀瀾亦回燕京以功罪
報聞 天子更遣禮科右給事中楊應文代徐觀瀾會勘軍功
應文號鳳麓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己丑進士性簡潔峭直外
物無所營其中三月到鴨江聞軍門以下皆回董郎中漢儒及
邢軍門皆言 朝鮮物力方屈諸將若復會 王京將無以支
給應文遂無東意時丁主事應恭為吏科都給事趙完璧所

勅革職應泰聞之自我 國回到遼東由夏店泛舟歸家陪臣
李恒福等既伸誣枉將回 本國一日禮部左侍郎余繼登呼
通官傳語曰陪臣歸啓 國王 天兵久留 本國徒費酒肉無
益實用倭令已退 本國宜思自強修治城池今不可恃 天
兵恒福往謝禮部回來在館將欲打發行李館門大開忽一人
以便服自外至前狀貌非賊隸之徒恒福等起摘問名乃石尚
書星門下官楊應春也尚書聞恒福等來欲致意望救無回得
通適是日臨行館門無禁故其人乘便而入極致尚書之意欲
使歸 啓本國費一辭以救已也言訖即趨出恒福等乃奉 勅
諭而還恒福等回 上大喜悅之特賜賞賚東征大小將官來賀

皆稱奏文好文章其後 本國人魯認漂到蘇抗南中士子皆
誦此奏曰 朝鮮李某文也崇禎乙亥冬至使洪命亨之行廣
寧王田士子亦書此奏來問公安否是月原任同知吳良重永
平通判陶良性管糧同知黎民和副總兵吳廣曹希彬游擊
將軍陳蚕司懋官傳良橋叅將楊登山叅將李寧等次第回
去四月董即中漢儒陞開寧兵備楊負外位陞寧前兵備皆回
去董提督一亢麻提督劉提督繼陳都督璘吳總兵惟忠王游
擊之翰柴游擊登科許游擊國威牛游擊伯英陳游擊寅李游
擊金梁游擊天胤王游擊國威福游擊日昇薛指揮庸臣等以
兵部檄統率本營兵悉渡江而歸而四提督身留義州以待揚給

事應文會勛聞四月初一日揚給事應文渡江到義州諸衙門競
送禮物軍門經理外皆卻不受諸將頗納謁皆不接一日劉提督
綈來到軍門給事將出使人唱曰今日與邢萬兩衙門相會議事
異日可來綈奔避脅息不敢出各衙門使人探聽者皆嚴憚之
衙門閒如我 國家禮物亦不受查勛之日與軍門經理會于
統軍亭諸將爭進訟功給事凝然不動曰到遼當勛及回渡江也
直就艍上提督以下諸將就拜之給事下轎一揖而去回到遼東
題叙曰四路功次陳璘為首劉綈次之麻貴又次之而董一元雖
有敗軍之失始克三寨終掃諸巢功亦難泯大凡擒斬倭奴二
千一百四十八級告 廟宣捷軍門經理又上前後生擒倭奴六
十一名於是擇日宣捷遣大臣告于 郊廟是日天氣清和軍
民忻悅刑部尚書蕭大亨領左侍郎謙述右侍郎董裕出班奏
事尚書長身偉貌燁有威大亨字夏卿號岳峯兗州濟寧人生
有異質目光如電聲若洪鍾為人爽朗濶達量弘而識敏嘉
靖壬戌進士由郎擢拜左僉都御史巡撫寧夏人為右副都御
史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兵出為總督宣大因陞刑部尚書太
子少保念勞苦邊事為刑部尚書田樂在鄉未及入 朝兼署
兵部事大亨久歷邊陲迨攬諏度凡地形險易軍儲贏縮守吏
能否人情向背洞燭照或叩以疑事及計畫所出應答如響音
娓娓纚纚若傾囊出物必盡乃已上下恃以為重焉時石星主

封貢事敗 上 怒論誅石星大亨力救之 上不憚切責鑄
官秩大亨卒不奉 詔先是西事主戰東事主款石星皆與大
亨牴牾而大亨卒全石星而大亨秉公持平如是大亨等進至
午樓下時 天子御午樓朝暎正耀尚書跪御路兩侍郎左右
夾之首僅及肘致詞既刑部尚書臣蕭大亨左侍郎臣謝述
右侍郎臣董裕等敢請犯人平秀政成正等磔斬合赴市曹
行刑請 旨凡數百言字字響亮舒徐宣畢俯伏 皇上親傳
掣去二字迂臣尚未聞聲左右勳戚相接傳掣去二字二適為
四乃有聲四適為八又八適為十六漸適為三十二最下則侍衛
大將軍三百六十人齊聲應如轟雷矣傳旨畢尚書以下退

朝出東長安門錦衣衛官押赴東市行刑訖文武百官入班北
向立致詞跪御道稱賀樂作乃行五拜三叩頭禮樂止百官乃
退兵部於是疏請軍門以下悉撤留兵五月經略軍務邢玠上
本請留經理萬世德按察使杜潛又催提督李承勳等兵以為
善後之計邢經理將歸遼鎮也 上平百官餞于西郊又作歌謠
而咏其功德之難忘其詞曰

龍旆翻海浪慶封域之永清繡斧返璿霄張軌躅之遽遙百
靈貢祥八門呈瑞恭遇 臬差總督蒞遼保定等處軍務經
略禦倭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部都御史邢節下
出倫宏識命世標才地張愜耳懷先甲後甲之長慮韜鈴洞秘

蘊殺穢生機之雄謀素推冠冕於縉紳克勵勲績於中外儼
然柱石天下繫其安危隱若長城海內以之輕重屬茲小邦
之遺禍久被兇醜之磨牙磨歲逋誅漸銜跳踉之怪謂天可
射敢肆隨突之形嗟萬折而必東拱一念而嚮北父世孔通
惠澤寧問於遐藩日月有明陽和普浹於枯朽爰諏興滅之
典載舉救亂之師惟汝往詣顯膺推轂之制授我屬國俾體
字小之恩觀上略而自持師中權而總統慮切救焚之義士
卒激於身心戒嚴受服之朝號令成於臂指辛勤數千里外
拮据二三年間披雲睹天瞻衮衣之有輝以手加額逢早曠
之喜霖除蝗蔽空鯨鯢豈逃於碣嶺組練耀景狐狸已入於
罟羅遂能挫銳鋒於兩湖旋復推全軍於南嶺破竹未喻其
易達旣何足為難四路之奇兵乍分三河之饒凱已奏竟致
舉群而潛遁獲令弊服而重恢蒼兕戢而怒濤平河神海祗
罔不覲言標旄頭熄而妖氛淨析木扶桑咸見寧夷昔聞峴首
之風流今者漢中之旌節伏念產在荒裔稟性顛蒙食土含
生無非 帝力仰父倚子徒詠 聖涯何圖地豕之橫奔得
偷兵火之餘喘流離溝壑者幾歲復覩漢官之舊儀廟貌鍾
簷之不移那意唐家之再造生成已極酬報無階茲當脂車
之辰莫遂攀轅之願鏗鈞炳耀之烈滄海同流金石鎮常之
勲萬口是勒僅綴俚語庸浼行塵詞曰

皇者其武赫赫厥靈憤彼囂狡其毒于醒恣其齟齬于我天
刑穴居屬藩歷歲逋誅惟汝一德文武之俱錫以專閫金節
離戈公拜稽首 威命是荷視師于東東人加額兵鋒未交聲
聞先慍神龍言鬼慄孰我敢遏整齊拳勇約束虬虎有來偵窺
磔裂批擣挫之湖外爰及嶺嶠裂缺掉幟蚩尤耀芒分路而
趨直扼其吭薄其巢穴左屠右翦披攘蒙翳如雷如電惕忽
崩奔散落逋逃鯨鯢永戢日晶星高嗟我小邦塗炭既極載
闢載祆感我 聖德懽謠謳吟瘡痍衽席今其去矣胡不為
留衮衣綉裳使我心憂永言思之江漢同流

於是我 國創大祠於太平館西祀邢軍門玠揚經理鎬 御

書再造藩邦四大字以揭之又作邢軍門平倭頌以揚其功其

辭曰

倭寇之穴我邊疆也蓋七年其屯聚苦蜂蟻輕勇若豺鬻肉
倏若風雨猝然乘間則輒咆哮起而奔突欲力追而窮其
巢穴則即入保城寨禦之之道亦難矣由是恒戰恒勝鋒益
以銳毒益以稔而 王京以南數千里之區幾乎骨白而燐
青矣欽惟我 聖天子仁覃字小義隆興滅盡茲淪喪憤彼
姦強凡再發大兵以臨之三易督臣以發之而乃後方得吾邢
公公於丁酉夏始膺制 命自兵部左侍郎即進秩尚書宗
總戎重宰厥南北將領視師于東我車既歸不震不駑問其

律則繩繩而有度焉問其令則井井而有紀焉訂謨先定籌畫
豫立威聲所暨神龍鬼慄是歲秋賊陷關山島直衝兩湖逼
畿輔公先行指授敗之于稷山又敗之于青山而王京得
保遂渡鴨而抵王京繼有島山之捷而勝勢已十八九成矣
越明年冬分諸將兵四路犄角以趨或落其距或撼其吭而賊
之狡計遽窮公且執衡運奇動務萬全而持其死命猶拉豕之
伏於罅盜矣未幾賊果恚衆潛遁夫以賊之梟隱兔伺懷
射天之醜釀虐談已久逞憾於我小邦日耽耽肆其不測而
公持用方寸之蘊藪而揮之於談笑之頃而竟致鯨鯢之恟
息海氣永清噫若公真異人哉儀鳳暫止光塵杳然長言

叙頌上下同情頌曰

蠢彼鱗介卯育海外哀兇鞠頽拉伺孽隙處劉侵掠罔悛其
奸憑丘恃穴跳踉奔突孰稱孰剔皇帝曰咨惟爾東陲乃
朕藩國恪修僕職歲經二百猝被狂逞嗟我卿士疇若予
旨徃鋤其梗爰命蓋臣允矣碩人萬夫之望推轂以畀如贅如
髀其猷克壯受賑以東協師之中天寵其膺駟車彭彭八
鑿踰踰莫我敢承載致濯征于稷于青風馳雷擊薄之于蔚
遂搗其穴褫其凶魄兮兵四趨以奮天誅左水右陸雄威
決裂扼項批脊動中機節舉群以逃如火燎毛羸曠永清
宗祊再恢區域重開咸我皇靈赫赫厥靈鬼鬼其名惟公

之懿公之未來若燼而灰孰噓其氣泊公之臨若早而霖萎
膏暘醒莫高非天 帝德則然公宗成之莫厚非地 帝德
則是公宗體之譬彼春陽以茁以長亦既履只煥動喙息均被
霑沐叨萬祀只今具去我曷不少做祛我解幄惟口作碑立于中
遠萬民同祝瞻言江漢其流浚浚垂諸無極

經略既過江以我 國微弱難以自守連檄李提督承勲速向
朝鮮六月提督以左營都司賈祥為先鋒率兵千餘先渡江七
月提督領中軍都司梁朝選統沙兵千餘守備周以德統官兵
三千中部千總周冕領步兵二千五百游擊將軍李香領南兵
三千五百刻期渡江又檄天津督府票下中軍守備李應昌領
水軍二千游擊將軍署指揮僉事萬邦孚領水軍二千游擊
將軍都指揮僉事張良相領水兵一千五百游擊將軍都指揮
僉事白斯清領水兵一千五百都指揮使張榜領步兵四千五
百游擊將軍吳宗道領水兵二千人分住要害提督住 王京
居中調度游擊將軍藍芳威率本部兵馬回渡江九月 天子下
聖旨令該部東征將士宜叙恩典兵部覆議曰
萬曆二十七年九月日兵部為會議叙功事奉 聖諭倭奴
七年犯順再危朝鮮籍 廟社鴻休文武協力克收全捷宜
叙慶典這水陸四路功次既已勘明議爰加經略邢玠太子大
保照舊尚書總督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賞銀八十

天朝叙東
征將士四
賞

兩大红紵絲蟒衣一襲給與應得誥命張養蒙蔭一子入監
讀書賞銀六十兩大红紵絲四表裡萬世德陞右副都御史
照舊經理蔭一子入監讀書賞銀五十兩大红紵絲三表裏
陳璘陞宗授都督同知蔭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賞銀六
十兩大红紵絲四表裡劉綎陞署都督同知蔭一子本衛正
千戶世襲麻貴陞右都督蔭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仍各賞
銀五十兩大红紵絲三表裡董一元準復原職賞銀四十兩
紵絲三表裡王士琦梁祖齡董漢儒各陞二級賞銀二十兩
士琦祖齡還需大用周一梧揚恩王修行各陞俸一級賞銀
十五兩戴廷春等十三員各賞銀二十兩葉邦榮等十四員各
賞銀十二兩揚廉等一百十八員各八兩孫堂等百九十五
員各五兩戴廷春以下及祖承訓等俱各準陞錄用贈卹李
舜臣行彼國從優旌卹胡良重等十二員各賞銀十兩王應
民等各八兩史銘等各八兩餘依擬自決戰以來蕭大亨久
攝兵樞勞多績著各官等効勞助皆宜酬報 四大亨著復
原職尚書如故仍賞銀六十兩大红紵絲蟒衣一襲李楨遇
缺起用楊俊民贈太子太傅陳渠賞銀六十兩大红紵絲四
表裡給與應得誥命田樂賜金蟒蔭一子入監讀書給授勳
階賞銀八十兩大红蟒衣一襲兵科都給事張輔之著於四
品京堂內調用賞銀十五兩徐觀瀾著吏部優錄楊應文陞

都給事中與徐觀瀾俱各賞銀十五兩職方司郎中楊應騁
陞京堂用賞銀十五兩其餘各十兩右星通倭釀患賣國
損威曹學種食祿忘君保身尸位如何擅引魏學曾舊例
市恩姑息不究都照舊監處決許守恩蕭應宮本宜重處姑
着發烟瘴地邊遠充軍遇赦不宥又論東事收功各督鎮
撫道共効勞績慶典宜普楮錢等十八員各賞銀三十
兩紵絲二表裡內王世揚陞兵書李順陞右都御史俱照舊
管事汪應楨梅國蛟王象乾劉元霖李植各陞俸一級尹應
元給與應得誥命韓其瀛等二十三人各賞銀十二兩王吉等
八員各八兩其陞職復俸等項俱擬依又論朝鮮之敗賴有
稷山青山二戰挫賊銳鋒及至島山斬馘甚多雖煩再舉今
已收功俱宜叙錫既勘議及併叙明麻貴免議揚位丁應泰
各賞銀十五兩陳登十兩茅國器陳賓彭友德十五兩陳遇文
等八員各十兩胡仰化五兩各官陞移祿贈提問革職等項
悉俱依擬揚鎬所謂聽勘官今科臣已勘問功罪自不相掩着
吏部從公議來說又諭揚鎬用兵雖有損失但王京垂亡之
時能單騎赴敵力戰存國功亦難泯既公義已定準以原官
叙用又諭東倭蕩平獲奇功內閣輔臣運籌帷幄勞績可嘉
茲特加恩示酬元輔志臯加兼太子太師進中極殿大學士
蔭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還賞銀八十兩彩段四表裡文輔

一貫加少保改吏部尚書蔭一子與做中書舍人還賞銀七十兩彩段四表裡各餘官如故都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如勅奉引棄師揚元勳示軍前通倭沈惟敬棄西市奉

聖旨俱依擬施行該部知道於是沈惟敬棄西市梟斬揚元以其肢體徇示九邊及我國我國亦以群臣跋涉扈從請兵

上國終致回鑾錄忠勤貞亮竭誠効節協策扈聖功臣

之號李恒福等八十二人又以海上之捷實是奇功策李舜臣等十八人賜效忠伏羲迪毅協力宣武功臣之號時倭氛雖靖留戍未撤經略疏稱留戍缺糧戶部尚書陳渠議天朝八年

來費所本色百萬折色四百萬朝鮮辨餉然後方可議成刑部尚書

蕭大亨議關白既死清行二首携貳倭雖未能糾眾再來惟對馬島窮苦不能資生意必肆掠况昔年釜山為倭戶住種以屬必爭計留兵萬餘歲費不下三十萬應從長計處而迂臣之議留十三議撤十七矣時經理萬歲德上疏論善後之策曰

倭奴已遁屬國再造而狡詐之態亮迂之計既已摧沮雖不能再逞在我之道當講善後之策敢以八事仰瀆一選將朝鮮右文而不講武合令博采將才委以兵政一練兵麗人驚悍狡慧能耐寒苦而長衽大袖本非甲兵之制合令短後狹衿組練有法一守衝要朝鮮三面距海釜山與對馬相望揚帆半日可以東入機張蔚山西入閑山唐浦塗所必經我登

萊釜山瞭望如指掌而巨濟次之宜各守以重兵一脩險阨
朝鮮北倚叢山西南環海素稱四塞而忠州左右有烏竹二嶺
羊腸繞曲真所謂一夫當關萬人莫踰向者倭守此而防我
我之南向副將兵惟忠孤軍久戍倭不能窺皆得地利也今
營壘遺址尚今餘存亟加修葺以防奔突一建城池朝鮮之
八道十九無城以避地為便而平壤西北鴨渚二江俱南通
于海倘倭別遣一旅占據平義則王京聲援既絕腹背受敵
宜於大州堅築城池置重兵以堅潰散之志一造器械倭戰
便陸而不便海以船制太重不利攻擊令准福踰造千百艘
為奇兵添造百子火箭以為焚帆燒艦之計一訪異材朝鮮

俗貴世官賤世役如鋒鏘自負不宜一切錮之一脩內治國家
東南臨海登萊旅順為門戶鎮江為噤喉應援宜添不宜撤
奉 聖旨該部知道兵部覆議以為兵久戍外國糧餉難支
使 朝鮮自為脩治宜盡撤庚子三月水兵游擊將軍白斯
清步兵游擊將軍張榜因經略檄文回去白斯清字可相
踰我登福建泉州人張榜浙江人俱由水路久住金羅而歸四
月經略票下招撫海嶼把總姜良棟亦回去良棟踰令明肅而
其御下有法經理亦憚之九月水兵游擊將軍萬邦孚回去
邦孚踰瑞巖浙江寧波府人十月兵部奉 聖諭檄諸兵盡撤
於是萬經理世德李提督丞勳杜按察潛張游擊良相李游擊

天常李游擊香李守備應昌盡撤而回張良相歸樂儒杭州右衛人李天常驍勇善戰長於水戰故初以千搃出來露梁之戰斬倭二百六十九級奪回被擄人三百餘口論功陞游擊十一月永平通判陶良性游擊將軍吳宗道等皆還良性是年八月復來至是回去宗道領水兵久住江華至是亦回去後信問於我 國卿大夫久而辱矣時邢軍門玠既竣事回進禦倭圖誓皇差總督劉遠保定等處軍務經理禦倭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都御史太子太保邢玠謹奏經略事竣恭進禦倭圖說敬塵 睿覽以備緩急事倭寇朝鮮患在震鄰驅之海外固自長策然內地根本所係海道轉輸防禦所關而朝鮮之地理與倭奴之情偽尤用兵者不可不知大兵在外糧餉為急然其餉或取足于山東天津遼東在邊東隣近朝鮮陸路可通而山東天津則必由海洋之中非倚島傍崖則飄泊難收非迂迴旋遠則險阻莫達然又念此一海道也我可以去倭可以來知其去路則可以防其來路臨時水兵或迎擊或設伏或追逐或把守徃來風濤識其險夷方可橫行海上慮則為運宗則為防干係最重故另差官兵分投查勘按島計程中間或港口空濶可以泊舡或水面平淺可以登岸或有暗石或有龍窩令其一一畫圖貼說由是運人知避險就夷其路始定在天津則自大沽海口出洋轉西南流山東海

我 國卿大夫久而辱矣時邢軍門玠既竣事回進禦倭圖誓皇差總督劉遠保定等處軍務經理禦倭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都御史太子太保邢玠謹奏經略事竣恭進禦倭圖說敬塵 睿覽以備緩急事倭寇朝鮮患在震鄰驅之海外固自長策然內地根本所係海道轉輸防禦所關而朝鮮之地理與倭奴之情偽尤用兵者不可不知大兵在外糧餉為急然其餉或取足于山東天津遼東在邊東隣近朝鮮陸路可通而山東天津則必由海洋之中非倚島傍崖則飄泊難收非迂迴旋遠則險阻莫達然又念此一海道也我可以去倭可以來知其去路則可以防其來路臨時水兵或迎擊或設伏或追逐或把守徃來風濤識其險夷方可橫行海上慮則為運宗則為防干係最重故另差官兵分投查勘按島計程中間或港口空濶可以泊舡或水面平淺可以登岸或有暗石或有龍窩令其一一畫圖貼說由是運人知避險就夷其路始定在天津則自大沽海口出洋轉西南流山東海

豐青菜以達登州自登州以達旅順達朝鮮之義州彌串等處交路與山東同而兵屯全慶兩道去此尚千里則又聽之朝鮮轉運仍覓其海道自彌串抵廣梁自廣梁抵江華在王臺西接漢江之派一入京之東南可達忠清慶尚彼時狡倭水陸並進以窺王京故凡糧餉之運路與倭奴之入路支流分派旁蹊曲徑咸得無缺而防禦亦頗知肯綮矣至于倭奴與朝鮮接壤虎勢梟張吾欲據險而守出奇而勝則朝鮮之道里不可不知諸首狡詐百出莫可端倪吾欲向隙以到當機而應則日本之情偽不可不審故附其圖與說庶一披覽之間知己知彼戰守有據然倭奴非水兵不克而水兵非

戰船莫施其功故大艦以備衝犁飛艇以備遠哨大小兼用勢不可缺而此番東征悉取調于閩廣浙直然閩廣如福滄等船大而堅海洋觸之者碎中國長技也然遠不可來惟浙直稍近故應調者惟有沙舡唬船茶舡四刺二刺等船且臣計兩月之間可抵戰所或可收功朝夕乃將領憚于風濤之險曲稟其所司必欲由內河由內河則鐵頭大船率阻于閩內而又另覓商船以來無之帶運糧餉所至遷迤至年餘不到臨時與戰者不是萬衆其餘徒有虛名無裨實用臣至今有餘恨也而今亦不必言姑存船式并述道路遠近遲速之由以為禦倭者考驗監戒耳夫海防備則根本無虞海運通

則軍興有賴察朝鮮之險夷審倭奴之情狀然後水陸夾攻以圖進取幸仗天威震疊將士用命始叔完局今海不揚波者已三年防與運似不必言矣但臣私憂過慮竊謂中國防九邊之夷如日本久稱強悍乃與積弱不振之朝鮮為鄰且蓄忿念忍能保終始之不逞萬一稍有舉動則若海防若海運若地理若倭情皆兵家所不可廢故查歷年故牒取舊日之已行已試者按集成帙分為門類恭進聖覽并付之梓人以俟後日籌海者考焉然臣又有說焉山東天津尚有留防之兵以備不測至若遼左之鎮江城為華夷分界強順之為津登咽喉倭不犯則已犯則首先被兵況全遼處處皆虜無山川之阻隔無墻垣之障蔽城堡空虛士馬凋疲殘虜之八已不能支又安能再分力以禦倭乎故先年各道雖摘汰防虜之兵以防倭幸倭未及身急則顧此夫彼必無幸矣故臣謂仍宜于鎮江城將見在游擊一員添其兵足二千之數為陸營再設水兵游擊一員旅順口有山東設防水兵游擊一員仍應再設陸兵游擊一員兵各以二千為率其船隻則有水兵之遺與糧運之舊者此中木料頗便一修改之亦可足用其器械則遼陽貯有東師之留者一增置之亦不多費聽遼東撫鎮與東協節又寬真願為東路協守所當明白申其職掌而責成之仍於薊遼選補知倭知虜久歷邊

方老成之將在此而標下當與量添水兵一千步兵一千有
倣聽統領應援而寬真加一守備專責戍守其旅順水兵南
與登萊往來會哨狀與鎮江相援而陸兵則彼此犄角相為
聲勢倭來則專身以禦不來則貼兵以防虜朝鮮有急此兵
即可護我外藩即令倭亦疲於兵革未必即來而查左空虛
每議募兵設防則又以防虜是一舉兩得臣善後疏中亦累
言內備之當議祇恐財力不給付之無可奈何也然防患貴
未然有備斯無患似無可惜小忘大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
查勘酌量為添設仍通行勘遼天津山東各撫臣逐一查議
設備至于腹裏官兵久不習戰談及于倭猶如說夢若驟一

見敵未有不驚且支者故腹裏雖設兵丁似不可不搜羅營
中分別委使之講練前驅庶神京門戶堂奧無海寇之慮矣
奉

聖旨覽奏知深謀遠慮可謂長城之寄該部知道是毅也徵浙
陝湖川貴雲緬南北兵通二十二萬一千五百餘人費糧銀約
五百八十三萬二千餘兩交易米豆銀又費三百萬兩案用本
色糧米數十萬石 神廟在御久邊境晏如自西夏叛卒發難
繼以倭亂繼以播州國內於是騷然煩費稍苦兵矣先是己丑
六月慈谿縣民邵二等船到入都城名茅家浦口適見紅血從
草湧出約有八處大如盆面高有一尺血腥濺到船上即出血濺

到人足足亦出血約半時方止識者以為天下兵起人民多死
之徵至浙兵東征死者甚眾自此以後對馬島倭橋智正稱倭
將平調信島主平義智之意刷還所虜請和蓋對馬島地多饒
嶺不產五谷仰食我 國自侵掠之後乃絕關市生理蕩然百
計資款我 國請裁 天朝且乞量發水兵協防海道 天子
不許初平秀吉將死令源家康領東北三十三州輝元領西南
三十三州協輔七歲孤秀賴時有賊首景勝者叛據關東家康
悉兵敗之盡誅其黨行長等並敗輝元專國政乃以其女妻秀
賴而薩摩州最勁大守平儀弘稍與頑頑至癸卯年家康伐秀
賴為關白奉書契來請信使人皆憤惋而 朝廷怨其生孽遣

僧松雲往誡松雲遍求別章于樞紳間李芝峯睥光以詩贈之曰

盛世多名將奇功獨老師舟行魯連海古騁陸生辭變詐夷

無厭羈縻事恐危腰間一長劍今日愧男兒元本云車五山天

人皆贈矣而傳之凡記事之文或有詩訂而詩訂下又係贊詩之語

義涉重複遂刪之置于小註

既漫海入日本家康去壬辰身在關東不預兵間事關東卒無一人

渡海侵掠乃得送據 王京時發掘 兩陵之賊因請信使相臣柳永慶

以為真犯額告 廟宣赦朝臣多以為日本百世難忘之讎兩

陵發掘之賊未必真犯不如更絕之申奏 天朝而 天朝厭

兵我 國姑息其議遂寢至丁未歲日本又請信使甚懇
朝廷以僉知呂祐吉為通信上使弘文校理慶暹為副使佐郎

丁好寬差書狀官後以通信為嫌改稱回答使書狀官改稱從事官舉朝為詩餞之尹同知安性詩曰

使名回答向何之今日交隣我未知試到漢江江上望三陵
松栢不生枝

李相國德馨亦有一聯曰

臣子未渝陵寢辱簡書先入犬羊天

其時執政者聞之大忤慶暹等既到日本不得要領而歸倭人亦不敬待以金盤盛糞以泥金洒之奉而進之暹以為真金也以手搦之穢物滿手倭人絕倒其辱命取侮之狀人皆唾鄙焉自是以後對馬島私款關市不絕關白亦送信使往來

嗚呼東方三千里封域百億萬生靈曾被仁聖之遺化禮義不讓於中華寔繼三韓之餘烈富強可並於列國誠能繕治甲兵增築城池內為鞏固難拔之基外示凜然不犯之執則犀利驍健雖不足以長驅敵境險阻高深亦可以捍禦外侮也我朝立國幾三百年而文恬武嬉修攘無方朝廷之上只以黨同伐異為急務士大夫之志唯有富貴利達是營且復娛情詩酒廢弛職業了不介意於鄰國之眚及其賊情已露則無計弭之敵兵已渡則莫能制遏上下遑遑束手待斃

七 廟堂旌攘聚首涕泣徒以檀公之走用為謀國之第一妙策而已若非宣祖大玉至誠以事大神宗皇帝極瀕

以存亡則海左一隅咸盡毒刃而無子遺化為汶水左其
祗矣民到于今幼者壯而壯者死傭內保首領生者鑿以飲
耕以食莫非天地覆幬之澤而顧不為自修自強以圖善後之
策東和於百世難忘之讎北制於射天醜穢之種上不能酬
答 皇恩下不能保全一國至於檄岳之際阨錦州之堅固
則以奴騎雲屯風馳之勢終不敢飛渡穴垣者殆將三十餘
年而乃能用我精砲驅我悍卒一朝夷滅而 燕京為之不
保則是誰之咎也此雖出於事勢之不得自由而究厥所以則
天朝動天下兵為外藩受獎發武庫秘法練海外兵甲適足
以自禍而環東土數千里禮義之邦胥陷於無父無君之罪矣

田橫一壯士耳猶守義不辱魯連一辯士耳欲蹈海而死則堂
堂 大國豈無守義蹈海之烈士哉言念及此髮指眦裂聊
以五首之詩以鳴不平之意焉

曾在龍蛇出狩日 臺輿顛倒鴨江濱若非漢帝天威赫下
里皆為鏤體人

高帝雄圖一夢空山河半入犬羊中獨將今日無窮恨共逐
江流百折東

小魯區區守一城城中絃誦報君誠堪唾七國尊周義朝入
秦閑暮莅盟

吾東禮義素稱華此日還慚拜醜奴濟濟衣冠猶舊類北望

齊祝小單于

隔牆鍾鼓日喧喧
覺起幽人午夢魂
却歎年年郊外路
還將天樂引胡笳

崇禎後己丑歲十二月朔海東逋民識

華溪寄憤卷之四終

